

東林書院藏

~ 16  
2695  
8



不才集卷之三

某誌銘四

張廷濟 字子廉 金華人 及第 欽

會及刑刑有命者則成廢者則治以成成之正

二十四日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重之之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士所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梅村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四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敕庵諱王治以戊戌之正月二十四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虛宇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附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溥之生母也虛宇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源與濟而敕庵最少三人者為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



昭和十年  
一月十二日  
購末

者有汪氏葉氏虛字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啓葉爲同窆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敕庵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踏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吾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界之一言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笄而嫻內

訓其嬪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順奉顏色庀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已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已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僉媵遇之皆有禮法族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爲左右所甚間孺人從容告其姒婦曰娣之於姒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間矣他人以疎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聞之泣復歡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

無子命以已子子之卽救庵也王公殉家亦浸落  
孺人迎其嫠嫂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爲後其卒也  
或疑其服孺人曰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  
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憚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  
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勗勉諸孤奇  
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無易此  
子爲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輩流中素歛退而獨  
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著異居而晨昏罔  
間西銘貴賓客生徒奉醴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  
者車數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  
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蠡起  
西銘顧其坐客槩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  
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謂濬也救庵甫齠而孤孺  
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  
銘橫置一榻旁度圖書朱黃鈎貫手指而口授之  
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廢卷太息  
曰我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  
乎崇禎己卯孺人亡又三年西銘沒金孺人傷心

盡痛未踰暮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  
改海內人士搢擊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沒  
恫乎有餘感焉救庵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灺追  
憶西銘昔年太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  
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  
三母帷乎堂壑而將事今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  
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已先亡次京應也  
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庵及其同母兄主之  
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庵之志篤  
在原可稱不匱善哉足以爲法矣抑吾聞之孔子  
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爲人弟子之  
道也偉業挾策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旣萎十有九  
年今者覩雙碣之巋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  
北望其親在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漬酒  
山丘松楸之痛方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  
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誄桓釐之行能無泫然  
而已乎乃因救庵之請爲之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也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

思者庶幾媿美乎鳴鳩之詩也

而曰平八因殊風之請為之合編而雜之曰  
盤董昧之贊市獨當坐共若臥董之計誰無也然  
山立公辭之辭衣彩蓼葬之章八烈正添午兼重  
北望其瞻五效香祠神冠無細而門人楷精青西  
平今津縣雙湖少嶺然熱火風之可朴而飲與十  
歐也翰業琳焚翁伯長堂我母昔人預幾十有八  
喪母然胡門人發至夫負土將歸衣為入榮于之  
其風同歸不買善階足以為其矣味吾國之五千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  
是為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  
伯諱彭年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為書告  
兄曰呂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旄車  
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  
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茲土行營高燥兆於樓  
句而墨食將以月日啓菽塗於國門之外逆吾母  
之喪而棚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謁銘於

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索韃於南鄭彭年先亦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與戚官命未改獲淹久於私第適罹大故偕吾季鋪絞紵視哈玉是天假其間少追恨於終天也今兩兄還壽率諸子弟奉轎車穿復土百里之內外姻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綵之石鑱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劉

姓占籍寧遠衛處士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高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世著襄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高門繼亭公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婉溫恭表芬芳於錡管盥饋而媵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儷其光華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孺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就邊屯牧九十健飯虞譚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飡右粥異室同堂贈叅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旣抱



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并曰兩世晨昏君姑夙戒  
於雞鳴長妣敢休於燕寢酒漿腆洗趨代勤勞箴  
管輅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我夫子夙夜  
不遑挽鹿車以御窮臥牛衣而勞苦士處世豈居  
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旣而  
漂搖風雨瑣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  
而細弱乃免明智有餘提攜不易天乎何酷命也  
于罹方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祿流離空乏號  
叫蒼黃心枯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

之無憾過時卒哭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冢嗣建  
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敝無存之死逆者皆髮祀  
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慟收淚存孤得其死  
所童汪疇亦可弗殤雖曰無功子千秋於今有後  
此淑人之仁也王師南邁江漢徂征代馬嘶斜  
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月二子嵩年兆年豈敢定  
居身許人而母在不遑將父弟在軍者兄歸告我  
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不知身家羊琇  
處軍旅之間其惟仁恕不以餘年累汝弗因吾故

去軍此淑人之義也

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  
四姓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窓之讀  
倚閭傳鎖院之名績試方州才遷望郡高唐盼子  
之遺愛常山主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  
勤於政母教之忠黽勉家風恪居官次何子平豈  
專祿仕雋不疑多有平反游致嘉聞克遵慈訓既  
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荼苦之誠追念先姑  
陳衣綦縞何心主婦被服山河屬湛露之遠敷已

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并州厭  
次城頭神縈夢寐銅鞮陌上日斷檐帷王僧孺之  
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顧元歎之高會趨庭傷心難  
再攀閭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  
露於三秋哀雁填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  
嗣徽音徵諸琬琰之詞聊釋杯棬之痛嗚呼淑人  
之內行方伯紀之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  
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棄養則其生卒也六子事  
有可書者五人上殤而名者爲定邦則方伯之弟

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璠少孤諸孫爲長瑋  
珩瑄璟璜琛皆方伯之兄子瓚瑛琇則方伯子也  
琳璵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  
謹最其餘行宗黨稱其惠也媼戚稱其睦也諸婦  
稱其莊也孫婦之旣饋者孫女之已行者未笄者  
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  
人之女歸於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綈逮下可得而推也  
偉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

本朝終爲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  
非徒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軒雕轂秩比鄉  
君顧鍾鼎之疏榮繇蓋鹽之代置猗歟賢母允也  
禮宗文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  
寵德音茂矣福履綏焉猶有緒言不無遺戀雖幸  
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愍  
孫謂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唵嗷日短禾黍  
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之灤山名木葉故鄉  
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

聽宿鳥之鳴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青  
於奕世昭 綸綍於當年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  
賢稷下書生筆誅莊姜之行用狗方伯之請而爲  
之銘曰 旄丘葛兮蔓高城尾畢逋兮烏烏聲伊孝媛兮斯  
晨征左抱姑兮右提孫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往事  
兮何酸辛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我  
有菅蒯兮何錦茵我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  
森森兮慨予心之旣寧石關兮高墳玉珮兮韜駟  
望錦川兮夜月跂醫閭兮秋雲噫嘻千年終古兮  
其永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  
諱孟玉之妻江南總兵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  
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嫺教訓  
明詩習禮親灞岸之蠶桑結帨施衿勞扶風之砧  
杵梁為舊姓世乃儒流衡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  
弧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日惟賢媛爰定厥祥德  
曜成臯廡之名伯鸞避世舞陰保陵鄉之胤少府  
承家遂啓元戎適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

茲爲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豈絕裾  
溫太真之誓師姑孰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  
陽爲彰陟屺之勞封於石窠用報倚閭之教錫以  
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爲驃騎將軍夫人夫有  
爵而婦則從子旣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  
著全吳高牙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駟雕軒內  
顧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浪不驚方舟徐進下瀨之  
師頻勝扶杖何憂爲將愛民此乃吾親所教以身  
許國勿以母老爲辭待典霸以同餐賓僚誦德爲

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音徽遽謝乃以  
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府第距其  
生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夫  
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劬躬燾後作法貽謀長子  
鳴鳳爲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  
臺著述孟堅爲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安  
之弟跼萼競爽騏驥齊驅二壻則武達文通三孫  
並蘭芽玉茁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爲  
瓌奇異質婚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

擗踊從者襲經而哀號居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  
十月扶櫬西還餘艤之卒萬人壑而路祭魚鹽之  
城百里哭以過喪馬鬣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  
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  
革變禮丘隴興懷甘泉圖画秋風吹九陌之塵槐  
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爲之銘曰  
安定之裔益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  
歌曰余有母以茲教孝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  
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駕言徂東至於海邦扶

桑日出峩峩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  
勉旃無棄爰告彤史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  
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今營  
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乘氏加恩開  
封追命玄房雖閔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  
家凡百孫子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  
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瑋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  
 邑之某阡而排纘內行介吾友維揚姚黃門永言  
 為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丞  
 諱應賓舉癸丑進士為吏部郎有聲常識余於京  
 師者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為序而銘焉按狀淑人  
 為婦為女而孝也中丞家貧束脩羊不足於腆洗  
 機杼操作黽勉有無辛勤飲助既仕而歸傾箱倒  
 度上其裝於尊老洗手不名一錢耿固方雅之族



父爲聞人門衰產落母畢以失明迎養七箸必親  
哽噎必祝飯含窀穸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者  
淑人爲母爲女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  
令游歷中外庀內政識大體篝燈宿火以訓課諸  
子衣麤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  
絲枲紉製酒漿胸炙家老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  
辦其御下有如此者孺人爲大妯爲諸母而寬仁  
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人處如娣之間齏鹽井臼  
已居其先篋箱肩鏹已居其後季叔早世慰其姑  
之哀以誓撫諸孤旣成立矣逮乎遭亂相失析著  
破家間關追尋經營收恤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  
推食以賙給媼親折券棄責以賑施粥獨飯僧祝  
唄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行孝廉狀之詳矣  
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  
禍逆闖之犯闕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  
三十年以來黃門北寺之獄設械於前赤眉銅馬  
之亂張羅於後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  
恙如中丞者詎更有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

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途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安池納節僑居維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暮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暇給有風停樹靜之悲迺後之君子感漆室之遺憂覽菟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里沒遂首丘恫乎有餘慕焉昔魯義婦不以已子易人子齊人見而廻軍辟司徒之妻其避

兵也先問吾父與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淳俗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明強固以搢拄於家國變亂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有三子長卽瑋也甲午舉人次爲澄海知縣琪已前死而其季曰玠爲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爲之銘曰  
穆陵巖巖沂沐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

何好時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祿青犢稱兵黃巾  
告變廣固無城礪礪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  
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宴喜如何不弔  
彤管有煒佳城鬱鬱山墮水旋朱虛之域沛國之  
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冢樵牧斯辟松栝斯拱後五  
百歲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  
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金端敏之姪曰  
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燿載其清  
德世有壹行曾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藻爰自齟齬  
卜茲嘉耦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迺告諸  
中丞之廟而納幣遂啓賢子以得命於朝侯之  
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戶  
部主事澹泉諱鼎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

之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  
祖母體自卿宗漸摩教訓生而柔笄而禮中外夙  
著嘉聞既饋而舅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姑于夫人  
性方嚴孺人僂行却立箴管必飭腆洗以時燂湯  
藥問起居所以執婦道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  
有事於先塋而出鄰人適不戒於火鬱攸從之孺  
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帑者我死之遂昇以  
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嫠故子奉之以出  
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簡討公既出而復反

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  
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緒中微澹泉  
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荼苦是嘗漂搖  
是懼迺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靜內以保其家外以  
禦其侮唯夫子之搢拄恐或瘁厥躬也勉之曰丈  
夫貴自立耳毋戚戚家老長妾與聞其語者其稱  
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  
之前侯氏興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  
秦氏興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以其父而薄

自振矜繼不以其子而微有充詘諸姑伯姊與之  
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在寵益畏居家卽有取俯  
有拾絲麻管蒯賦事獻功具服脩以速父兄潔酒  
醴以肅賓客無大無小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  
不敢自專進止左右夫子諮而後行服御鮮纂組  
之華簪珥絕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  
以班宗人之貧者比閭無告篤瘡惇獨生則賙之  
死則瘞之罔弗逮焉最其生平肅而勤儉而寬婉  
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於內行如此有四子

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十九舉  
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太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  
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克自勉勵  
孺人貽書傳勅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爲人  
重亦易爲人輕若當爲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  
官聞之亦爲肅然蓋秦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卽知  
艱難無膏粱帚屨之習常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  
責之曰若曹賴先人餘澤今裝綿擁火而寒無以  
處窶人子徒步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

弗敢有歎嗟乎今天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齒肥盛衣裘儻從相誇尚故舊里閭凍餓爲溝中之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腹削焉彼父母恬有其祿養者比比而是也聞秦氏之風亦可少媿矣乎吾欲取之以示世之爲母子者法焉孺人素無病庚子之秋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家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介弟倉黃祖叫內宗外宗之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灣山也送車數百

乘婦女髻而躡踊諸孫及甥以衰抱之里人之與執紼路而奠醊多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惟文字足傳有以慰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噉然哭余因追溯先朝澹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職方吳君永調之邸中永調吾年友親侯氏壻澹泉其內兄弟蓋侯氏聞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夫人精心佛乘構藏經閣於鄧尉山中同心仗助

惟有于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音聲相聞信施  
雜及緇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爲先已而像設告  
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  
其冢婦介婦贊姑於伊蒲之席因以叙兩家世講  
留仙在館閣脩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  
讓階而登吾母歸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爲之  
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  
于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

而讀其家乘恫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  
華吳爲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  
受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曰高松如之  
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庶出未名之子一以孺  
人沒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繫於夫族  
其笄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  
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  
備嗚呼余觀乎秦氏宅日元堂之啓俟諸百年子  
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算而留仙爲孺人寧體魄

刻琬琰若恐弗及余居兩親之喪逼外除而先大夫先妣之懿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君子而尚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摧割而慙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於簡討公及留仙兄弟之命而爲之銘銘曰  
維侯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宅里崇臺綽楔維秦  
今有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裼寢門斯二母者  
孫繩祖武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  
年厥有良子靡不由天有沈者泉其流泚泚遊彼  
墓門莫知其止吾欲併禮宗而紀之以告後之有  
彤史也



楊村集三十五 終

蔣母陳安人墓誌銘

吾年家子嘗熟孝廉蔣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  
 行躋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佶圖謁銘於先  
 生而未敢者有母在不忍以遽葬也今母亡矣佶  
 又不天而前死者三月先是母屬疾以其哭吾父  
 也吾兄弟朝夕所有間以盡一日之養不幸重遭  
 少壯者之喪吾母哭子因以追痛先君心腸摧裂  
 遽至於大故嗚呼吾兄已矣孤子何以追終天之  
 罰而下報母兄乎今者先君之銘有待而願誌吾

母庶幾致哀吾父而慰兄估於地下也敢以請余  
曰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友  
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  
狎主其事亦吾友也古者朋友之妻之喪則經而  
弔之朋友之母之喪則爲位哭之吾於蔣氏之禮  
有二焉其何忍辭按狀安人姓陳氏嘗熟之唐聖  
里人其先有爲侍御史者子孫世儒家父念虞公  
也念虞娶於程生安人甫在抱而養於叔敬虞以  
朱孺人爲之母撫育有恩故安人始終事二母如

一年十八歸于蔣是爲贈禮部主事抱奇公之冢  
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陞儀制司南咳  
公諱蔡之元配蔣固鉅族世由科第陟顯官獨抱  
奇公困鎖院久不遇僭濮太君長食貧安人旣饋  
而棗栗服脩衿纓綦屨不惜解璵脫簪以營之躬  
機杼忘寢興所以佐夫若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  
奉其姑之官黽勉在公簡飭中外具有禮法濮太  
君沒於南海方奉將輓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  
比入閩將報政而甲申大變天地崩坼則又得之

建安官舍中凡南陔摺拄家國凶哀盡禮安人之  
贊襄居多自余初得舉識南陔於無錫舟中其成  
進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仕宦參錯垂老始相見  
於江湖握手興歎入門而庭宇灑掃鈴柝肅然主  
人設雞黍之饗殺核酒醴中豐儉之宜終宴僕御  
無陔踰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壯  
縣也海虞於吾郡好以服飾居處相誇尚里閭中  
獨推蔣氏有素風一官嶺表垂橐而歸家門無珠  
玉纂組之華子弟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爲此  
固吏治賢也微內助無以成之南陔又言於余曰  
吾建安聞亂時軍興旁午使者促迫坐邸舍中山  
氓洶洶束手無以應吾婦盡捐橐中裝以代輸杉  
稅閩之人至今猶言之余尤歎安人審嘗變識大  
體不獨稱廉令婦也安人四子已出者三中子侗  
早歲夭沒膝下唯三男三女嘗歲時宴集幼穉盈  
前指長子顧而言曰若等少長富貴惟信兒之生  
也乃父爲貧諸生吾母子日夕同辛苦因相與縷  
陳之而泣嗟乎兵興以來如南陔之優游晚節在

同籍之中不易見矣微聞家居幾爲何人所中倖而得全其沒也亦不勝暄涼之感故安人哭其夫若子爲之加哀然則世之不如南陔與不如安人之母子者可勝道哉安人卒戊申也距其生癸卯六十有六後於南陔之卒者四年故孝廉之名成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廉方遠至而諸孫嶄然露頭角若安人者可以無憾爲之銘曰  
嗚呼古有合葬而爲兩銘者其穴同其窆之月日又同維淑媛之高風宜垂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爲之辭以相隨夫子於幽宮

誥贈奉議大夫秘書院侍讀徐君坦齋墓誌

銘

今上嗣曆服之初年推恩羣臣得封其父母於是  
崑山坦齋徐君諱開法以其第三子翰林院脩撰  
元文立齋貴勅封如其官越五載君疾卒於家  
既葬君之長子乾學原一以孝廉上公車請余言  
誌君墓余文未及就而原一中進士對策作第三  
人矣先是立齋己亥廷對狀元受知遇於

世祖章皇帝甫一紀原一科名繼之立齋之仲兄

秉義登已酉賢書兄弟之盛海內未有也是年

上以

皇太后祔廟恩會立齋遷秘書院侍讀卽其秩進  
贈君爲奉議大夫而原一官編脩格於其弟無加  
命禮也天下之艷稱徐氏者皆推奉議君之貴舉  
世無與比懸絳之石所以掩諸幽者當邀重於宰  
執大僚言之文而行之遠余衰且賤恐不足贊萬  
一加之以病故久而弗爲原一從京師書來速銘  
曰先生辱與先大夫游且旣諾某兄弟請矣其何

可以辭余不獲已刪取其狀爲序而銘焉按徐氏  
吳崑山之溢瀆村人先世力田起家明弘治中有  
乙榜知蘄水上饒二邑擢刑部主事諱申廷諱予  
杖而徐氏始大刑部生交河主簿諱一元交河生  
封翰林簡討諱汝龍以其子太僕少卿端銘公諱  
應聘貴故得封太僕萬曆癸未進士初官史職歷  
位卿寺稱名臣實生太學生諱永美卽君父也君  
生三歲而太僕捐館舍甫朞太學亦卒母潘孺人  
撫孤成立君年十五補諸生從同郡禮部張公學

因以盡交東南名士又嘗用氣排邑人之奄黨而  
宰輔者諸老生目而異之天性倜儻好奇節濶達  
自喜居里中倡文社聯氣類有不合嶽嶽不爲人  
下客至輒盛爲具同舍生乏糧用分齋裝厚給之  
居恒慕張乖崖陳同甫之爲人以爲狂者孔子之  
所取而無非無刺孟氏云不可入道今之握齷小  
儒拘牽一切塗飾鄉曲之耳目此其人於緩急何  
賴而流俗不察猥以自好稱之吾弗屑也君之親  
舊嘗爲負恩者所持君作色憤叱奮臂以除其害

與人謀空匈腹畫可否它人囁嚅不能決者君出  
一言裁之家無餘貲累散之以賑窮救急中年生  
計日困屢就鎖院試不遇失志拓落翛然自放山  
水間日惟舉觴高歌遺落世事而怨家反陷以文  
法宗人有力救之者始得免君旣免所親勸以委  
蛇從俗笑弗應脫身渡錢塘過太末入豫章盡揆  
江浙諸山水與其地之賢者相結歸而搯擊不得  
志益發憤於教子君少精制舉義揣摩工苦於世  
所稱先輩大家特神而明之頃刻能灑灑千言家

世受易采撫義解爲成書參攷古今先後所上便  
宜指切時事多所中其教子也闢講舍延名師盛  
爲束脩膏火之費中宵篝燈危坐以課諸子誦習  
或被酒側弁假寐鼻息齁齁然與伊吾相間非其  
師就寢弗寢鷄初號蹴諸子起之雖風雨不少輟  
居嘗以肄業之進退文藝之工拙爲憂喜遇小試  
叙名稍後衆中叱咤加以楚辱見者疑其太甚唯  
君毅然行之生平雅志一第思前朝一代掌故莫  
大於科目由初祀以迄末造凡歷八十八科所放

甲乙二榜累萬人君竭晝夜之力手自繕寫臚姓  
氏辨爵里整齊蒐補罔或闕漏書成足以備貢舉  
志焉君之專志疆力所爲必成皆此類也夫先王  
數以興賢能後代科舉之法所以勸天下之爲  
人父者教其子而王者之人才亦於是乎出然唐  
之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又出  
身後嘗十年不得官惟宋之榜額數倍於唐卽以  
解褐之期開註選輓近遂沿其制二百餘年來父  
兄之教子弟皆其道有以鼓舞之也余竊慨吾郡



舊門少俊比年漸情窳於學甚有棄而從它業者  
祇緣進取之道太狹學者求諸生如進士而進士  
之淹滯者白首不能望升斗之祿惟及第三人中  
始克服官於朝蓋國家選衆大半近於唐制吾  
南士又爲科繇所累志氣沮退學殖日荒唯徐氏  
兄弟掇上第負重名有志者稍稍聞而興起傳曰  
是穠是蓁必有豐年徐氏之教子如農夫之有獲  
可以救不說學之弊然則君之家法有裨斯世者  
大矣詎偶然哉君四子二女惟少子亮采爲庶出

頤宜人生原一兄弟今已見五孫皆頭角穎異樹  
穀樹聲爲諸生宜人所以佐君成就諸子者母道  
甚備二女長適諸生陸最次適中書舍人申穉申  
以庚子解首舉進士科名與外家相亞吳人尤歎  
羨之嗟乎當君之排擯俗儒以其苟於自完不足  
乎緩急聞者未敢信爲篤論比見等輩中或淪落  
無後而君日顯然後知君之救人危急中無留腸  
疎通爽直之氣有以度越儕偶彼造物者實從而  
佑之也又何疑耶余以君入太學早歲曾一識之

於南中及君貴而偃息吾吳氏之南園索余所作  
傳奇令兒童歌之以爲樂少年恢曠豪吟旣投老  
而興寄如故方與余相約過從迺竟一病不起此  
原一兄弟所以痛而目余爲知君也嗚呼是可以  
銘銘曰

東海門閥肇成弘隆萬熙洽仍名卿奕葉播德云  
維馨夫君磊砢更挺生遭時陽九削其英酣歌慨  
慷心不平幸哉有子傳一經鳳毛雛雛麟鬣并鷄  
鳴課讀燈青熒拏風攫雲爭蜚鳴殿前臚唱弟與  
兄遂令當代欽科名玉山之陽七尺瑩連崗蜿蜒  
波廻縈大書深刻予作銘億萬千世垂休聲

梅村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五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叅政統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叅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綏又先期遇害淑人號哭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撐距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

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  
矣人猶爲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六年叅政成  
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  
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  
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  
中可謂榮矣人猶爲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  
讀其家傳而嘆曰天地塋黷生民糜爛閨門婦孺  
以一身擋柱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  
哉當斬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綬綬子晨初從  
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綬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  
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于  
難斬黃旣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  
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  
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間而弔其禮宗者幾與  
共姬孝娥同其節槩淑人生嘗荼苦沒被寵榮烏  
頭雙闕且與豐碑宰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  
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

潘府書記從荆郎自建昌遷於蘄因家焉盧氏叅  
政之大父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閭爲  
世好繡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碁酒尤  
相善南槐嘗遠游而不在兩人共奕從者劔首山  
立於側南林撫之曰兄子也請君女以爲婚羅公  
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槐娶於宋有二  
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  
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婿蚤失恃其周恤甚有恩  
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

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  
也裝送爲盛淑人綦縞自甘純穀弗御箴管鞶裘  
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  
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內懾  
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筵者又  
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生嫌間伯兄長姒爲之析  
產異居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  
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饗人膳羞脯  
醢倣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是卽投箸

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  
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  
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簠簋七箸必  
手滌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僮  
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  
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陝輪嬉笑者其家法如  
此首山屢躓於鎖院淑人婉語相勞苦叅政兄弟  
就外傳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  
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寇準  
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爲人當如此矣得叅政丙  
子賢書信曰若它日所就詎止此旁人睨之殊無  
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  
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  
已而釋乎執叅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  
以免弟紱則與妻子偕沒淑人倉黃散有外戚熊  
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  
纍昭初乘間逸旦初遂不知存亡淑人僵立壞墻  
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

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殮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涘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爲幸飯舍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裨叅政言之輒噉然哭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

古也周公蓋祔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爲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陘之復以矢狐駘之弔以鬢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揭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歛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汎覽史傳每嘆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

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啓叅政於身後豈偶然耶余史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叅政今宦於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銘曰

鉅鉤原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高兮銅零江小翠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釋奴龍子兮一日千里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蘄春大澤兮狐鳴篝火黃巾城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毋使併沒兮天乎何辜崩城隕霜兮匍匐喪亂歛魄山丘兮夫復奚憾我刻斯銘兮用昭愍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  
 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  
 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  
 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  
 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  
 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  
 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為請三石余友也  
 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  
 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  
 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  
 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  
 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  
 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  
 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為請三石余友也  
 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日是爲張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竄伏於窮山絕等之中其得脫於萬一者翳安人黽勉措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寧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爲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

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割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欒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欒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欒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欒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跽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昏定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旣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閣之奠以及於浴衣哈玉

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樂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  
大小歛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名安人前  
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  
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  
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樂城亡後秦楚有寇  
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嘆安人  
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蹈  
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  
君從之得以一意閒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  
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貸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  
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  
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沒訣曰吾昔者不能  
視吾姑飯舍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沒身  
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  
而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  
月十七距其卒己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卽以其月  
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  
命世德世輔世壽世皆庶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

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  
輔世以貢爲明經命世中庚子四川鄉試餘三人  
諸生所娶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孳子姓避  
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李乾德雨然者  
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  
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  
後走旣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  
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箱微聞其  
語旣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

以沒沒君儒者未常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  
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慎毋爲世指名因顧  
視諸子曰君獨不爲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  
謙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  
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參語許諾喜曰李  
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  
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  
子德世爲兩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  
安人之言不徒以爲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

木本集三十一  
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  
忠躡蜀棄醜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  
為幸詎敢謀諸楸樹然以吾之流離白首諸子僑  
於異邦它日者歸埽先恭人之壟以為伉儷謀同  
穴期尚有待惟即敢宮告哀西望嗚咽於魂氣之  
無不之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為哀些之辭今  
陳氏之速銘也語多惻愴請變銘體而系之以歌  
曰  
涪水潺湲兮涪山噴吼虎豹嗔嘻兮風雪孱顏從

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狖以攀丹楓  
隕葉兮血淚斑斑苟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  
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  
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儻夢魂之可越  
兮寧愁間關亂日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灘銅柱灘即  
馬援壩之水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洟瀾  
安人葬處  
葦蕘兮郵筒鶴唳兮啼鵲劔赤甲兮片石刻銘辭  
兮千年

公生平... 夫木末令... 則集令... 以父公... 已... 夫木末令... 則集令... 以父公... 已...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鼎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祔於大父小某阡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興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為位哭余因以追叙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

死葬僅而獲禮余哀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  
不綦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爲之  
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  
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卽其傳釋言之  
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蓋之女忠蓋官於閩而卒  
子幼自以長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  
嬪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  
早亡孺人酒漿滄澆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爲  
恨敬亭沒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厲孺人姑有

女出已奩爲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廁踰以將護之  
厲孺人沒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狗親友之忌  
不以無爲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搯  
捥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  
者不肯聽日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  
爲束脯資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傳之所以稱  
其勤也孺人訓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  
遽容奉亭君病焚香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

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茹齋脩竺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三子以力修乃父之志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爲人母未有不痛念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爲黨人難爲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寧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修二白生夙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三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

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旣屋矣爲僉壬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爲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爲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三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貢入太學母年八十健飯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薦孟新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啜而三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旣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歡怡竟



日爲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寢俄起坐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搖手止之遶而念佛母西北向正色跣趺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錄中嗟乎余

亦黨人也當一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七箸者五年親視飯舍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旣已詮次龔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爲無愧

為之序而銘曰

子才也優僉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祿  
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  
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艱罄  
無不宜若此母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  
家云父在為母齊衰期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  
喪不得以二尊之故稍有等級雖然禮寧為其過  
無為其不及古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  
之禮今之哀不及古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在而  
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之為之子者衰服面深  
墨徒跣引匱扱衽雞斯以申削杖之痛若此者其  
服不同禮同孝之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

能盡歟否歟如吾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楚先葬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姚公喜賡同舉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旣以親老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將以月日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也君子竊於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也先期楚先奉匱車以祖載柳池牆嬰四面有章屋帟加黼罔不盡飾主人袒括髮拊心辟踊自家徂壙匍匐而號者數里內宗外姻四方之來觀者數百人皆爲欷歔出涕且曰王大夫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予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爲絜歔憂者不可爲歎息聞吾友之哭其母子能無潸然承睫以追痛吾母乎當

世祖章皇帝之十載 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爲同徵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腫旣抵京

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泫然曰人孰無親卽吾母未嘗不善病也予曰君父子同取甲第處子出於道爲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擊絮箴管旣長代其母以措措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君舅震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爲叔氏後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

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餘姚公窮諸生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麤糲不飽之苦旣貴辟纁布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嫗收族親舊之窮嫠者咸以爲歸遇媵妾御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則給棺槨施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欲仲子之與物爲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賢明識大體如此楚

先追念生平艱難黽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卽世故  
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  
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  
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光  
固已多矣自古賢母未有不願其夫若子之富貴  
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  
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爲養吾母爲  
予言之而泣予倅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  
憾於吾父之不遇也今王氏父子一朝並舉南宮  
薦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爲壽可以爲貴  
盛矣人子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  
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畀餘姚公  
可出身爲門戶計而予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爲解  
自恨於當世無毫髮裨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  
吾母之倚閭長望而貽之以晨夕之憂然則予之  
有負子職者捫心慚汗終天而已矣沒齒而已矣  
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  
丁未四月十四日距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

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禮卽楚先也刑部郎中次  
漢丙午舉人次潛殤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漢  
娶范氏孫九人奕棠雲槎禮出也世棊雲槃雲棨  
雲粲雲梁雲檀雲藻漢出也奕棠雲棨皆諸生孫  
女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 恩命以  
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視  
飯含雖以予之不孝藉 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  
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毀又曰父在不爲母  
滅性楚先之爲孺子泣者亦可以有節而不至於  
毀瘠乎是亦母心之所以卽安也已爲之銘曰  
哀也可以無容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  
在乎虞仲之城翳賢母之善貽兮用不匱乎斯人  
烏目其嚙兮尚湖以清我爲此銘如燕雀之廻翔  
兮烏獸躑躅而啾鳴噫嘻乎悲哉石以永存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鄒訏士祇謨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人姓潘氏常之宜興人翰林簡討孫衣月自式之元配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之新阡而用孺人祔吾子既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曰孺人之父湖廣都司叅軍文臺公祇謨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生二子三女既成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舉得二女其一殤存者為最幼以此絕憐愛之當吾祖之以憲副治

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牒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攜幼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見而留之曰蜀萬里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抱請爲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曰吾哀此兒尤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母他日爲我擇婚處於郡城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應曰諾越二年文臺公還自蜀抵荊州而周孺人卒又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召吾母至榻前指女弟托之且理周孺人前語吾母唏噓受命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曰吾鄒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諦姻盟先姑之歸封簡討公而生五子也以衣月爲長吾祖奇此甥而愛之曰它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居也爲人和而莊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寧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女之道事吾母卽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愛也盍以而妹爲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當者姑進曰君家兩尊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爲幸吾家雖貧如其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



於潘氏而後從之婚之夕衣月來逆內外姻交賀  
喜其得所歸也吾母施衿結褵持其手爲之泣痛  
父母之不及見也旣貴以 覃恩與其姑並受封  
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展父母之墓潘氏自戶  
部郎直軒公爲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焉孺人之  
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茀副編環珮之  
音璆然里媪長老聚觀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  
喜且悲曰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病  
沒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曰賢今長矣爲  
諸生孺人之有京師行也別吾母如有慘戚不自  
持者旣而訝曰得無有不祥乎其赴也吾母追念  
外家與先姑遇而哭之加慟今先姑亦已亡矣庶  
幾得子銘以兼慰吾母焉余曰婦人所難者貴而  
有子孺人有子與女矣其貴又早貴也而竟夭沒  
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沒荆州也載輜而歸孺人甫  
十齡委衰行哭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有賢也  
爲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爲不幸也訝士之  
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曰詩云百歲之後歸於其

室吾有事四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杯以寧其體  
魄今日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妻亦有傷心  
者惟其得祔於姑反哭於寢爲無憾而已矣余維  
春秋之紀卒葬也內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  
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或日或不日則各就其赴  
告之詞以爲詳略今吾於潘孺人之內行所不得  
而詳也而訐士爲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爲  
甚備嗚呼狀則旣以詳矣誌又安得而略諸此余  
所以徇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爲之銘曰  
蘭之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  
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兮  
芬芳襲襲於無窮噫嘻是爲孺人之幽宮

不若... 蘭之... 谷中... 韓... 而... 卒... 之... 令... 不... 必... 其...

孫母金孺人墓誌銘

余嘗登虞山筍將而南見有城佳哉面勢爽塏左  
岡右阜拱伏碁置中為馬鬣封焉土赭而不槩木  
榮而方遂篳堂三楹中唐置甓墉周以完詢之余  
門人孫孝維藩所以葬生母也前數武巨石斗辟  
下瞰百仞有介丘隆起乎椒霜樹相錯如繡曰吾  
谷乃孫氏之世阡而茲山適攬其秀凡湖山丙舍  
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過我蹠而謝曰夫子  
幸謁先孺人隴以不及從為炭某渴葬吾母懸絳

之石未有刻辭敢請余曰諾按狀孺人金氏嘗熟  
人其承事方伯公也贊女君黃夫人羞醬於舅中  
大夫進止有禮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箴管必飭  
酒漿是潔中悅以時從宦粵邸而生子粵東多珠  
璣翡翠象犀荃葛孺人不以私其橐方伯公疾孝  
維甫羈貫嘗抱著膝方伯念困劣不能自還哀此  
兒尤小撫之泣下孺人淚承睫銜悽用好言相寬  
不以孺子未立增其戀戀心方伯捐館舍冢嗣司  
李君持門戶遇異母弟有恩紀孝維修弟道甚恭  
友愛無間閨門雍睦由兩母氏之教焉孝維就外  
傳孺人訓以儉德庀治家政僮御索息中外爭多  
其賢及病泣語孝維曰自汝君母黃夫人沒吾屬  
助筵者三人其有子而貴禮有從而致隆者也無  
子者不祔吾幸育汝願得身先驅螻蟻以下報黃  
夫人於地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墓兆域未定  
吾瞑汝當規尋丈亟塋孝維涕洟受命余惟禮古  
不合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舍  
之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先是方伯公已營高敞於

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孝維承母意不及俟先君於窀穸乃距祖阡里而近貞龜維食葬前之一夕孝維夢孺人趨而來曰某所有文杏焉可以馨吾骨矣旦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元日故嘗植杏萬株爲維摩講舍之西辟垣而宮以杏顏之今墟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之靈其妥斯土也筮襲於夢異哉孝維卅歲從余游實受命於其母雖無闕門之語而長御傳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扶而植之其誣諛甚至閱二十年余已成遲暮而孝維雅自樹立克襄大事可謂無負於母氏也已用狗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湖水漣兮楓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兮棲鳴鸞子千億兮仙根蟠刻茲石兮永不刊

亡女權厝誌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歛於  
 屋之小寢無主哭父撫之始受舍乃卽其地爲敢  
 宮俾朱書緘以識月日日女生於京師在震而母  
 郁淑人以哭下殤子遘疾彌月而瀕於殆其產也  
 萬無母子俱全理屬有天幸無害竊心喜雖女絕  
 憐愛之知星家曰是其長必貴十有一歲而郁淑  
 人卒躡踊如成人祖父母手加鞠育婉孌得意旨  
 知詩書工箴管遇姊妹以恩待上下有禮法陳海

寧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余同官其生子女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年十八始禮成歸於相國子孝廉容永字直方時相國守司農卿而直方北闈得舉施衿之夕以高門勉之既饋而翁姑交賀曰此賢婦也司農再相未一歲用言者謫居瀋陽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以絕塞遠饋衣藥通音問居中爲調護余時臥疾遭總麻慘戚戚不樂直方虛左邸迎以歸相國疽發背舍中兒多南下直方孱然膏梁少年也從

一醫一童子出關踔千里絕跡無人地以省父余與之立馬門外女泣而送之已而相國召入京爲宿衛視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丁嗣母喪女執手訣曰兒從夫長作京師人矣父老病無意復出兒非有事不得還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天死江南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他事下請室家人咸被繫直方在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變服省視塗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女盡心欣助具橐餼叅消息寄帑主費所以措拄萬端勞不

見恤或反以之受譙讓無怨色獄旬月而後讞全家徙遼左用流人法不得爲前日比獨子婦不在遣中相國命將幼穉歸寓書余曰吾子女不少患難苦辛惟有容兒夫婦耳嗟乎陳氏家方隆盛時子弟厚自封殖卽難作而室中裝爲在南者分持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聞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子何女歸舟中舉一男名之曰環志環召也抵家住空舍中支一鼎以爨手脫傅璣珥市棗粟以上太母曰兒貧不能與伯叔奴比也直方右目眇於律廢疾者贖女時省余東滄聞之喜曰吾爲貴家婦以有此苦若骨肉幸以完當僦居父舍傍紡臬作活也未幾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數驚女積憂勞久病咯血返而就醫郡城余憐其無依父子常相守二女甥四五歲頗慧黠長者教之禮佛祈直方早歸女凝視長吁曰汝父不還矣余訝問故曰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贖論易耳今株送者盡室在南安坐無行色部檄屢不前事且有變變則禍重至渠何以獨免乎居兩月果有



後命女病已憊聞之憂且悸嘔血數升遂以是卒  
當中丞初以婚請余難之曰物禁大盛陳氏世顯  
貴庸我耦乎其言二十五年而大驗女生於丁丑  
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庚子五月六日卒前二十四  
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同遣云余曰陳氏  
之歸未有日其權厝也於法不當銘然不可以無  
識也變爲招魂之詞以哀之曰  
木葉山兮雨冥冥蘆管吹兮悲風慘慄之中人伊  
巖關之巖薛兮虎豹以狝冰雪皚皚兮恨黑水之  
無津問華表之奚歸兮鶴告余以不聞生與死其  
終弗見兮噫乎寥廓於重雲越有岑兮江有滸魂  
歸來兮從汝母奠椒漿兮漬茲土依佛火兮救諸  
苦

無事聞華表之奚體今辭告余以不聞主與我其

梅村集卷第三十七



墓表 塔銘

卓海幢墓表

公諱禹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浙之瑞安人明  
建文時戶部侍郎忠貞公諱敬靖難不屈死與方  
正學俱夷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和從外家之  
姓曰宋氏萬曆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  
七世孫也始以仕顯復其姓人廼知忠貞有後矣  
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去病

曰發之字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傾東南而  
公亦雅著才望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蓋仁和之卓  
始大去病博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穎悟兼通佛  
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  
夜叩擊不倦乃同爲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  
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探究爲性命之  
學先是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  
江重良知頗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  
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釋遂合公旣  
借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  
請質疑滯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爲  
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卽治  
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彊有心計課役僮隸各  
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里中客謂左車曰  
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者何也左車曰白  
圭之治生也以爲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  
之夫知勇仁彊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

人任時彊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辦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爲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梁之圯壞者歲饑出困粟所全活以百數彼其於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旣而公之子辛彝用高第入爲秘書院編修公貽書教誠之所以修身心勤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不溢貴而不驕左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湮滅不可知者二百餘年而去病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發聞於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車竟淪沒窮困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後福然則天所以厚忠貞子孫者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族之日一二賢者竊其幼息以免忠貞遺孥得脫史雖不載其事保舍匿藏要自有人今正學之世未顯而卓氏遂昌亦可見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矣嗚呼忠貞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啓來胤苟不書其行事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鑿

諸墓石公二子長彛卽編修公也次方清庠生公  
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月日偕原配  
張孺人合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婁東吳偉業  
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戴元滑嬰寧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爲  
名僧耆宿之游蓋自疵癘天札刀兵水火之並作  
善醫者非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俾  
人聞之者身心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  
不足以發膏肓而理癥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  
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於司空公爲宋天聖間  
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蹕功賜田松陵子  
孫習外家李氏帶下醫遂以術著其別祖之顯者

在宋曰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曰所南高  
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傳  
五百餘載爲士族爲名家君自少攻詩書鑱言行  
早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割肉以進人皆曰鄭氏有  
子長身美鬚髯溫良樂易一見知爲通人長者其  
於醫也發揮精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  
里之內鉅公貴游輜駟接跡書幣交錯於庭君造  
請問遺無虛日窶人踽叟僂行過者手注善藥以  
去視之必均性不喜入官府有願交者必見重始

終不干以私居嘗刪食蔬爲章程然中厨日具十  
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騭詩文書画爲笑  
樂子弟守循墻之禮端拜詳視得義門之餘風修  
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訃周恤具有恩紀宗人  
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鞠育教誨之者備焉  
同里負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殞家破所知皆  
亡匿君非前有一言之托以已女女其子孫女女  
其孫處田宅謀膏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  
屏跡山中不交人事嘗抱病且困君急挈舟往訪

見突烟不起奄然壞絮弊簣中爲之泣手和藥解  
衣易粟割半菹充卧具孝廉乃張目能視起而錄  
其事曰更生他若指困賙寓公之急推宅慰謫宦  
之窮爲粥路人脫驟舊館不可悉數此其儒行之  
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爲幅巾弟子於武  
林石公爲同叅晚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  
究法乘有弟曰士敬余同年生襲浮屠服以避世  
講道論藝學者奉爲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櫛  
聽士敬演大易一章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  
妙義所居杏圃西近永定舊刹名賢古德所游處  
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擔荷修復偕曹村相國結  
同善之會誘掖勤懇施者全集君嘗謂人上藥養  
性中藥養生醍醐以爲參苓樾椎以爲箴砭去其  
陰憂蠱惑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且恣然汗  
霍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營像設飯  
伊蒲貧者教以掩骼幣恤穀卵皆不期而至不速  
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眠雞鳴而起搢搢然若  
有不容自己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塵勞而入種

智飾中正定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脫緇素  
合掌讚歎一以爲醫王一以爲長者此其禪觀之  
撈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更徭賦役之  
煩在杜門學佛者爲尤甚卽其親黨故人義相收  
恤者不能阻勉俛助而營齋利生恒詘於力之所  
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人長德其徒相  
與叙統系爭壇墀以屈辱之庸兒俗媼見其疏經  
詮教規重矩疊苦難知而避之若免不得與一知  
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儒者窮儒而禪者尤窮醫獨  
出入儒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  
牽勸悉難死生捐金援手伽藍塔廟鳩財庀工在  
今日唯醫之力饒爲之顧獨難乎其人君則其人  
與術相值而適會乎其時願力廼有所成就然則  
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爲醫  
也嗟乎苟不爲三山士君子之不振於斯世可勝  
道哉余與君爲中表往來游跡甚多間嘗記其一  
事登靈巖共謁吾師藥庵藥庵乃楚魚山熊公也  
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爲淮南倅因流寓其土



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村君登岸過返出十金曰此村人所以資藥囊願以爲何先生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爲吳令不得見困甚藉君金裝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見者可得而推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君諱欽論三山其字晚自號初曉道人子二長共亮次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先君四年以卒余所表其墓曰鄭孝子者也孫櫛醇謹有學行能世其家余旣論次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生似乎首陽

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汨泥揚波蓋所以救世也歸潔其身而已矣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三山有焉所南之書埋之絕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三百年當有知其人而爲之愾歎者是爲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為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縣  
 丞玉田公諱諫之墓也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  
 以下大叅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為鴻臚長子  
 次即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  
 誥偉業四五歲曾及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  
 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嘆曰爾知吾宗之所  
 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傳子孫爾伯  
 祖實主其帑用之為飲食裘馬費產遂中落余與

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難伯祖自以私財募兵千餘人轉戰湖泖間兵敗左右皆沒得一健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遷吳門也買一故宅啓廢甃下有巨穴見金繩縋棺朱砂題畫乃故王公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殤一女不知女誰氏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姻也詢之則三山之兄曰某者爲伯祖壻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見則年已七十三泫然泣曰猶憶會鴻臚公葬時曾到鹿城見二叔今已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加封樹焉嗚呼甚矣吾宗之衰也自曾祖以下不三世婁東去吳門不百里而門戶凋落子孫分適他國吉凶婚葬訖不相聞卽梅灣之一坏土使非有鄭氏者識其故處則萋萋蒙薈狐兔窟窟

遼墟宋莽之間若堂若坻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爲  
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刻詞於石表之於  
阡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之人知宗法  
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  
姓主梅灣之祭附葬者爲繼伯母查氏而殤子諱  
冢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  
母孺人先伯祖幾年歿猶葬鹿城云

誥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鄉大夫之獲內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  
焉詩秦風之詠西伐也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而  
歎曰美哉此國之所由興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  
明強固之氣不獨男子也閨門婦孺交相黽勉踴  
躍於軍興之會繇今觀之若吳母孟恭人者其事  
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墓門之石弗之著乎吳  
氏山陰大司馬之族世爲著姓後遷遼之清河恭

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其嬪於吳爲贈中  
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冢婦今御史按察司使匪  
躬公諱執忠之配而知無錫縣事興祚字伯成之  
母也當 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共執橐鞬  
以通昏媾恭人事其君舅君姑腆洗必豐箴管必  
飭遂以孝聞匪躬公好結納徇然諾不問生計恭  
人篝火紡績資給之無乏處危疑之時爲親黨畫  
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無以寧吾家逮乎  
天下大定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擢西臺官守言責  
恭人之助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南楚西山之二  
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寇我師  
之調集者數十萬共倚惴惴弗及恭人內率其媵  
妾僉從外命其縫人膳宰竭晝夜以就功於是乎  
纓纓鎧扞葢笠革舄所以犒士也稻醴梁糗牲牲  
餼牽所以驛兵也皆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  
且亟謀諸公曰嗟沿海之人詿誤於賊者非下令  
招之諭以禍福將惶惑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  
萬數 王師弔民伐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 王

命脫其縛暴露也爲之居餓孳也予之食此離也  
還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行之恩及一道矣  
楚西山者暴師於窮筭絕坂之中人負斗糧十日  
而後至三軍之告匱狎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  
不知所出恭人策曰亟發取府之緡錢藏帛吾率  
執鍼之屬紉爲縑囊用襁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  
乎此二者皆所以佐軍也而恤民寓焉漳南之資  
糧屏屨旣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騷固不免矣然  
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則楚人不

至重困而當時如我公者不多見也噫嘻恭人之  
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興基又次興  
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  
子幼未名也仲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  
女共四人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有七墓在  
京西之山原曰龔村其細行詳於幽堂之銘故不  
載初伯成令無錫而恭人南就養將車都亭威儀  
甚盛踰數月辨嚴北發伯成牽裾請留母正色勉  
之曰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我

孟氏也有弗聞乎修若職庀若政此乃爲孝何必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所戒弗敢言旣行未浹旬而訃至袒括髮而叫曰天乎自吾始筮仕萍鄉有萑苻警而大寧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母從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江南又以家京師未畢正臘而遽返今者視綾衾奠餘閣屬之兩弟而羈一官於斯土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之曰甚哉伯成之孝也雖然先王制禮不可以過也父在而爲母滅性乎且恭人可謂不沒矣夫以

孝慈共恪之行又出之以佐軍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伯成稽首曰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最深自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先王爲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勵天下今吳氏忝世臣而恭人備有懿德

當宁修開代之史偉業衰且廢曩者曾與觀乎故府今奮筆書之者詎獨爲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香山白馬寺巨冶禪師教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為宗真實為義其有出世為人興頽  
舉廢者揆之甚深微妙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  
恩寺剖公壁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子  
各坐道場遠者台宕蘄黃之間精藍巨刹千里列  
望焉迺若巾瓶弗離鐘魚互荅相去一牛鳴地無  
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馬海雲起自道衍少師  
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禪師實萬峰之法  
嗣香山分鄧尉支隴而聖恩原本萬峰故命巨冶



教公主之修別院復祖庭也巨師旣委順觀化嗣  
法門人正道件繫行事奉剖公命以塔銘來請偉  
業皈依和尚仰見其擔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  
命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六人示寂  
白馬則尤其龍象蹴踏所恃爲金湯者也烏可不  
勒梵行昭法派以垂示來茲乎師諱濟教巨冶其  
字毛姓也揚之泰州人父古莊公有壹行母沈氏  
生師茗豎穎發氣骨不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  
背捨家入道學於其族之爲浮屠道者西山寺深

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集有道高僧證  
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焉膺紫衣之賜而茂  
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爲大僧從觀法師開講  
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蛻文句思  
証覺海聞三峰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  
往游漢和尚者剖公之師海內所推爲三峰禪也  
和尚一見契合迎謂之曰汝拚得五年住卽留單  
師應曰古人拚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  
勞執苦朝夕弗懈稟戒入堂爲悅衆上堂晚叅和

尚舉鵝鳩樹頭啼語言下有省和尚誠以古德行  
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一衆悅服漢公入  
滅剖公開堂之日舉爲監寺當是時鄧尉緇素全  
集日有千人而經寮齋室規制未備師內營資糧  
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信施填委湧閣飛  
樓宏敞嚴飭凡使三峰之道揚於天下者剖公之  
力師爲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着  
朝咨夕叩旣接源流受信拂觀法師亦取所賜紫  
衣爲贈出主香山草翳木荒敝屋三楹不蔽風雨  
乃剪林莽乃剝巖巒度地鳩工簡材陶甃未幾而  
寶坊矗起四方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以潰於  
成師軌行方雅質性溫醇與人言煦煦然誘接初  
機惟恐弗及撈籠薰染罔不嚮赴說法授戒千僧  
禮足拈錫豎拂四衆趨風住香山之十有<sub>一</sub>年爲  
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偈示  
衆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  
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卽正道也次  
曰法印宗曰天句玄曰千齡載曰化燈用曰二非

共六人所著語錄二卷行世正道既以師命繼  
白馬席爰率同衣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骨  
於香山西麓遵遺意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  
湍沸於山顛湮沒已久師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  
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峰蒼雪澈有細流引到  
泉盈甃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以為勝事夫  
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峰蒼師者深究竺  
墳旁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偕王許為山  
澤之游百世而下風流可想蒼公沒踰十載而中

峰鞠為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內尊宿如鄧  
尉靈巖靈隱二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窒礙後  
生淺聞薄植掠知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  
有天台賢首之旨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末  
法之可憂者乎巨師之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  
尊經寶轉華嚴藏海而與蒼公有異常之契此其  
真實妙義有不墮於空寂者矣是可銘也銘曰  
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絕鬪諍師守其密令契  
於真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清

淨維鄧尉之宮湧乎虚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  
遷於別峰有栝有松丹樓如虹寶鐸吟風斯之謂  
顯融佛法西來至乎東夏修多羅藏馱以白馬夏  
矣支郎道德風雅後千百年紹跡者寡有大導師  
厥稱巨冶不離文字坐証般若大聲一喝震彼瞶  
啞頑石潛通飛泉高瀉梅檀香林青山白社靈塔  
巋然雙樹之下法雲布濩道風瀟灑覺性為真報  
身寧假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茲銘詞用告來者

炤如禪師生塔頌

吾郡西郊華雨菴炤如禪師俗曹姓諱洵字元孟  
祖為魯川先生偉業外王母之父魯川著書數百  
卷其論浮屠氏與孔子之道合炤如繇諸生出家  
先後一揆識者稱之年七十有二乞言於余銘其  
生塔若以秘演浩初有托乎文字以傳者余遜謝  
不敢祇以譜系渭陽傷心風樹同登正覺有感夙  
因合掌作禮而為之頌曰

佛說大報恩左肩嘗負母經歷千餘年恩深難報

故以是作思維母上更有母乃至其親黨恩愛總  
不殊譬如娑羅樹葉葉本同條譬如瓔珞珠絲絲  
自相續吾母朱淑人曹乃所自出始余六七歲得  
見外王母嘗用兜綿手摩頂在膝前阿甥汝當知  
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宰拂袖歸田廬理學專門  
家孔釋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教律與  
論藏一一手撰述吾母時諦聽大發菩提心晚受  
具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構傑閣虔奉修多羅幡  
幢紛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勘辨明往生安樂國  
霜露漸以改中表日以凋朱曹兩姓人屈指存者  
幾有一大比丘其名曰焰如住錫華雨庵精修木  
义行皎然紹靈運智永嗣右軍是爲魯川孫儒釋  
合而一少年好詩酒有聲諸生中南適閩與甌西  
過伊與雒長揖謁卿相高論傾賢豪相贈千黃金  
棄之若涕唾歸來橐如洗客至貧無氈趺坐惟一  
床瞑目思萬里雒城佳麗地冠蓋羅王侯兜率天  
王宮雲霞結成綺黃流俄屈注平地起龍蛇千尺  
妙高臺遷變若泡影無諸越人市琥珀珊瑚珠白

象旃檀香黃犀金孔翠劫火忽燒灼委落恒河沙  
七寶蘇迷山剎那成瓦礫微塵具世界世界爲微  
塵普視闔浮提嘗作寂滅想緣此棄妻子雍落爲  
浮屠梵夾手自詮薰心兼注耳惟有妙法華是爲  
經中王藏通別圓義開權而顯實無二亦無三融  
通歸一乘繕寫貝葉文六萬九千餘音演第五時  
光週三法界妙義已充足廣攝信解門稽首龍樹  
尊證入雜華海悉心念厥祖多聞大總持遺書雖  
散亡般若爛然在百年種佛智宗旨留家風重以  
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入於苦空比  
悟清淨因身心大饒益却恨煩惱障八萬塵勞纏  
浮名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醴  
酬佛恩與親恩昊天同罔極師共勤接引覺後開  
迷津三世諸眷屬共成無上道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  
分立五山十刹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  
屠如無着喜永明壽明教嵩雪竇顯大慧杲十有  
數公遐哉其不易及也已爰當 本朝御錄之初  
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法眼藏而靈  
隱乃熾然其復興其既也遷席於雙徑順世於天  
寧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妥始終於此山為不朽若  
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囑應身示現不可得而思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  
分立五山十刹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  
屠如無着喜永明壽明教嵩雪竇顯大慧杲十有  
數公遐哉其不易及也已爰當 本朝御錄之初  
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法眼藏而靈  
隱乃熾然其復興其既也遷席於雙徑順世於天  
寧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妥始終於此山為不朽若  
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囑應身示現不可得而思

議者噫嘻詎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晦山顯件繫  
梵行郵書屬其友吳偉業曰子固辱與吾師遊者  
也塔有刻文非子不足傳信石已具敢請偉業旣  
遜謝弗獲則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衰猶生相  
之有起滅也興復則重來懸記坐脫則末後證明  
皆所以開導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用莊  
嚴遷化殊特烏可不標舉大端庸昭示於來禩乎  
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  
經薙染和尚結制於玉峰之海藏惟時緇素大集  
偉業隨衆禮足開誘殷勤自慚鈍根無以追隨叅  
學今者竊有餘幸獲以世諦文字效奉揚於萬一  
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辭謹按師諱弘禮號  
具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隆慶辛  
未狀元陽和先生元怵其族也從祖父徙會城好  
與黃冠者游有紫陽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頗本  
於天台小止觀止觀爲智者大師所修梵僧謂與  
首楞嚴相合今大師拜經石具在師因讀是經而  
發正信遂投普陀寶花菴靜長老下髮出家昔李



叟過流沙而爲浮屠阿難登雪山而度仙衆師之  
卽仙證佛又從教入禪母乃類是乎三峰漢月藏  
禪師則其所從記蒞授以臨濟一宗者也臨濟在  
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而直追從上相承之密印  
自謂得心於高峰得法於覺範得源流於金粟悟  
和尚而其始終加護者則在覺範之綱宗綱宗者  
全提五家宗旨而於臨濟則一句分明之中有玄  
有要照用權實料簡回互賓主歷然漢公所以尊  
奉源流又不得已而至於辨難其一念總不出乎  
此師聞乃亟往而從焉當其時漢公開法於安隱  
矣師於座下首叅本來面目偶窺鏡見影被同叅  
驀背一推猛然有省然未敢以爲得也自以生逢  
明師聞至道苟不於向上一著關捩穿通將何以  
發明弘道之苦心而擔荷大法凡歷三峰玄墓者  
數年晝夜服勞飽叅力叩一旦橫柳栗下坡陀放  
眼虛空忽悟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畢  
現矣師面貌清稜口機迅利在函丈之前豎義嶽  
嶽不下而漢公輒痛加錐割故逆折之於疇人之

中嘗以機語不契納履而去最後廼許爲鐵骨禪而謂吾宗必興於是子其師弟機緣如此三峰沒同學潭吉忍公著五宗救於安隱而已病師贊助之力居多書成而闡揚綱宗三峰道法始曉然於天下雖與當時辨難三峰者持論不無異同要其大指不過曰吾道應如是也昔巖頭以德山不知末後句仰山謂翠巖不知祖師禪師友兄弟相資教益在世法爲鬪諍佛法則酬唱而已師何心焉於是師歸隱雲門山中御史大夫念臺劉公爲方外交請師出世於會稽之廣孝寺久之居杭之安隱顯寧已而去之江北其開期天長則慶雲高郵則地藏維揚則天寧而杭之佛日靈隱徑山又還自江北主焉者也先後十坐道場惟天寧靈隱爲大天寧學侶奔湊師偈所云五千衲子下揚州者也靈隱能起二百年之廢大殿火重新之費以億萬計王公大人施者坌集殿材之長與其圍產大山深谷中非人力所致若有天龍鬼神相之以畢出吁亦異哉殿成鉅麗甲天下峰巒澗壑次第布

置又斥其餘力以葺杭之諸寺而徑山頻以興復請師乃招晦山於黃梅四祖取靈隱付之住徑山未一歲再往天寧其未之天寧也若似乎息機投老報齡將近者既至預刻時日爲齋期齋前一日搭衣禮佛夜過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者隨我上方去頓足一下端坐逝焉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三丁未十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有奮迅之力有漚和之智有真實了義有無礙辨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調伏諸方而鍛鍊學人尤推爲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顯大機大用三峰始修舉行之而師極變化於莫測在大乘法器舉不能越其範圍卽淺學初機望崖思退者尋當悔而遄返師嘗以語晦山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鉗錘晚年始獲其益此卽我三峰家法也嗟乎今人以分別覺路者曰知解建立行業者曰有爲師之講求宗旨分條析理而未嘗落言詮入窠臼得諸性相平等雖有千差萬別總歸一源故能破除心意識以

超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師願力廣大攝受經  
營能以無著心應一切物視飛樓湧殿食輪萬指  
與夫草舍單丁了無以異功德克就躡屣去之不  
可謂之有爲也若師者天所以措拄末法爲道而  
生者哉得法弟子巨渤恒初主天寧先其師示寂  
次戒顯卽晦山今補位於靈隱者也次剖玉璞紫  
蓋衡三目淵若相有穆文晉今主吾鄉之法輪衲  
華通則爲吾鄉人相繼付囑者共六十七人當靈  
龕東歸徑山有以爲請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拮据  
大功托於此山且枚筮之亦惟靈隱爲吉故用戊  
申八月二十六日入塔緇素畢會咸歎爲允晦山  
之來速銘也曰師初至山有二騰猿呈異而殿功  
創手一鑿下得文喜故塔跡示後身人符昔夢此  
二者狀失之略不可以不書嗚呼法席有盛衰而  
大道偕此山無終極和尚在長寂光中與從上諸  
祖相印證固無假於斯文迺百世而下摩挲其日  
月而攷較其行履并吾與晦山世出世之交亦得  
附佛法以垂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以弗詳乎

爲之銘曰  
靈鷲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威音喝故得不飛  
去龍湫日噴薄徹骨松風寒清冷長不竭我心如  
此泉小悟攬鏡光大悟擔拄杖覲面更轉肩有相  
叅無相乃立三玄要乃著五綱宗千聖縱復出此  
理罔不同建瓴決懸河辨才信無礙不現文句身  
而得大自在白椎告四衆佛法無容情手持吹毛  
劍把定迷塗津驀頭緊一按拑胸速令說老宿有  
擒縱徒侶鮮敗闕願以清淨心而作廣大事於一  
彈指間攝受俄孔熾公侯諸宰執都護大將軍橐  
駝載法施解放鞞中鷹香花結慈雲鐘魚答天籟  
婦孺布金錢屠沽請法戒檀栢三十圍絕壑封雲  
烟越岷聞鬼語將以供諸天八龍騁威神夜半雷  
雨送涌水巉巖齊耶許力不用觚稜截虹霓丹腹  
蒸雲霞變現堯率宮週滿恒河沙祝釐鞏 丕圖  
皈依發正信白象捧金輪青蓮演佛乘功成已不  
有道在我且行泊然入滅度便是娑羅林是謂大  
堅忍是謂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住總不著能以

義句參不落識想故能以行業求不貪利養故門  
庭饒拔濟機用垂森嚴馬駒踏四海優鉢開千年  
燈燈鎮相續如如永不壞若論無盡身充滿於法  
界顧惟有情衆俯仰於茲山拳石本灌莽冷泉空  
潺湲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靈骨於焉藏理在  
不思議日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  
滅光明幢我爲作此銘刻諸無縫塔曠劫長不磨  
炯炯玄要法

梅村集卷第三十七

終

梅村集卷第三十八

傳 祭文

謝封翁傳

定海慈孝村人人皆稱謝封翁翁諱瀚字愛夫別  
號泮池其先有令定海者遂家焉世以孝聞能脩  
廬墓禮村以是得名其墓間夜輒聞呼晷聲狀若  
讞決者諺爲語曰謝家墳鬼開門元初年間毀墓  
石繕城闡村人以靈異故爭畚土掩覆故謝墳封  
鬣至今高丈二尺許云屢傳而有僉憲琛者以上

林本集卷三十一  
饒令起家政治神明號曰謝城隍琛弟與三傳而  
爲贈叅政公大綸卽翁之父也時產已中落翁年  
十二一日見家不能炊遂緣江岸禱水神沙且沒  
踵條大蛤數斗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蓋純孝所  
感也因謂其仲曰需青紫何時萬一吾父母枵羸  
至不及待何爾執不律吾行且逐烏兔走矣遂棄  
去制舉義脩業吳越間足繭起寸業遂稍起壹意  
奉父母歡仲卽叅政公迺得卒其學成進士贈公  
性好晏處會歲除鄰失火蕩其室亡有儻旁舍以  
居輒忽忽不樂翁迺收合煨燼慮材鳩傭落成而  
間燥贈公始喜然以亡樓居且未陽也翁偵知之  
復自爲甬築楯栴之屬以意審面已而南薰拂拂  
江山縈繞贈公登焉而樂樂而甚爲加餐也叅政  
公旣宦游萬里外翁家居養母備極情志叅政無  
內顧憂與翁沒齒友愛視曩者青紫數言始終蓋  
無間云翁輕貲財排患難慕義若嗜欲里閭稱爲  
祭酒已伯子泰宗旣貴海巡使者及郡邑長吏爭  
迎致翁翁爲畫策輒有所興革無不若然解者減

欽定兵變語皆在誌中初翁以親命役常熟逃  
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見渡福山  
遇颶風海船將覆翁見帆柱脫急呼篙師理之遂  
得免又嘗癘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糝爲丸  
竟去不受謝其隱報類如此謂非慈孝所致哉翁  
故五子鄞人爲余言慈孝村有謝伯子者以進士  
出漳浦之門今隱居教授所著書且萬言時念家  
國師友之故輒發聲讀讀罷輒泣而骯髒無慘一  
發洩之於酒酒故不醉卽泰宗也余慕其名而亡

由見其季泰交以明經對策第一卒業北雍文辭  
卓犖余摸索喜甚以冠其軍及來謁余僂然篤行  
儒者也廼爲慈孝村八十三翁立傳焉

國史氏曰余爲謝封翁傳傳不詳其他重稱慈孝  
村者蓋著所本也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門下  
士泰交爲其父請傳跪門外者三日每見輒蒲伏  
堦前流涕不能起於呼至性感動卽若翁可知矣



志衍傳  
志衍諱繼善姓吳氏志衍其字也予年十四識志  
衍志衍長於予三歲兩人深相得又六年而人撫  
純祐相與砥礪為文章人撫志衍與予同魁庚午  
一經而純祐未十年成進士里中稱科名者推吳  
氏云當是時天如師以古學振東南海內能文家  
聞其風者靡然而至予羸病不能數對客過志衍  
則人人自得也志衍博聞辨智風流警速於書一  
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

志衍傳

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擣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者無貴賤必與均每三爵之後詞辨鋒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人予口不識杯鐺同其醉醒而志衍白擲劇飲與人決度不勝不止岸幘笑詠酣飲絕叫以爲常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天如師爲所搆勢張甚志衍銳身爲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鄴仙馮公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

馬其邑人益相爲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志衍矣母夫人喪未之任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廁臉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愛無間言伉爽曠達耻爲小節苛禮而父黨造門必躡履問起居中表故舊及所游門下士一旦請緩急未嘗以不足爲解而無纖毫德色家世素高貲坐是析箸假貸累千金意豁如也嘗游黃山凌躡險絕同游者不能從焉雅自負彊濟謂可就功業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

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游  
矣而其後乃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襄  
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逡巡勸少留志衍曰吾旣受  
成命矣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  
之有志衍雖勇於蜀游乎顧置酒張樂召所與游  
人人道別雖握手極笑語而獨坐凝視推床彈指  
或親故問之則浮大白引滿欬歔不復言旣上道  
復改塗出宜春道酉陽涉黔江而入蜀卽日啓蜀  
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  
繒積者數百萬王恠不應則貽予書曰事不可爲  
予必死於此詞甚酸愴云居五六月蜀問至成都  
陷予中夜蹶起曰志衍死矣欲爲位哭行自念盡  
室西川豈無一自脫得報親戚者越三年其弟事  
衍徒跣萬里望家而哭曰吾兄以甲申十一月二  
十五日遇害罵不絕口賊斮而割之一門四十餘  
人同日併命嗟乎何其酷也當夫燕京已沒先  
皇帝崩問已至志衍慟哭上書卽藩邸亦心動而  
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劔門夔峽諸險皆已失

守而後驅數千之卒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  
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竄山谷屏迹蠻獠間可  
以圖全而志衍喋血自誓與此城爲存亡終至骨  
肉菹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初純祐之  
在永嘉也書問阻絕而事衍聞東南大亂亦長慟  
恐至則無歸及兩人先後到里門問宗人親戚尚  
無恙予向謂志衍卽尚存勢不能自拔今見兩兄  
弟流離辛苦終得相見抱持痛哭而志衍獨不幸  
以死死者人所不免而家室同盡齟齬無遺并其

斷骸殘骼不得一棺之土故哭其喪者爲尤痛焉  
嗟乎志衍之入蜀也天如師已前沒未一歲而司  
馬馮公亦亡平昔志衍所與游零落殆盡禍與志  
衍同者亦比比而是也其宜死而不死如予與人  
撫則又窮愁疾病所去志衍者幾何而今日猶哭  
吾志衍志衍亦可以無憾矣志衍有子曰孫慈賊  
將憐而匿之後亦遇害純祐經紀其兄喪以少子  
某爲之後志衍之死也友人季曾貫與同難其族  
人名漢者逸出城箭及之顛而殞家人五郎者免

矣奮曰吾主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乃慷慨罵  
詈而盡於主側嗚呼是皆可書也

昔志游志游亦可以無憾矣志游甫十日將游  
志游又欲游志游亦其宜而不可不取也  
志游亦平昔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志游亦與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  
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  
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  
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曰為釀百錢從寄食  
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  
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  
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  
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

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噀噉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愜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矚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

卽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  
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  
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  
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  
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  
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  
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  
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  
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  
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  
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  
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  
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  
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  
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  
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帽  
失次生拜訖索酒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  
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

生揣我何念生日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日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御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地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日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郗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楛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



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  
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  
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  
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  
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  
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  
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  
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  
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

市上時夜寒藉束藁卧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  
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  
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  
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  
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  
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  
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彊柳生  
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

士與子善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画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嶄巖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闔壤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功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

張南垣傳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画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嶄巖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闔壤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功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

中棘履拾級數折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眙駭  
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  
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  
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  
尺之溝尤而効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  
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  
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  
乎奇峰絕嶂纍纍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  
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舍  
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  
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  
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  
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  
湖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  
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  
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  
画脉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  
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

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

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骫骳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卧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

結頂懸而下縋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待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礮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群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

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蚤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迺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媪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為仰

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見爲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爲請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間歲給餼米石河南人皆嘆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歿二十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年而孺人沒沒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嘆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旣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旣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尚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吳偉業曰予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

人鉅卿負奇節立志槩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陵  
屢躓復振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有鳴鳩之  
仁柏舟之節而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較然豈山  
川之氣賦稟有素耶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  
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  
天下可謂甚孝今兩烈婦之殉也適會捨攘無所  
表章以顯當世然觀陽長悼亡詩音節悲苦屬和  
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烈婦者誠無愧於其姑矣  
故婁東舊史氏爲合傳焉

施太夫人傳

秦與施晉陽之望姓秦自方伯公以下先後通顯  
而施太僕爲名卿方伯公三傳爲文學水菴公太  
僕以季女女之予同年今令清江大音所自出也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歸爲人後者爲之子婦其以  
支子出爲支子後婦姒婦也支子入爲大宗後婦  
冢婦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季女女子之嫁也教成之祭尚於大宗而况於從  
夫乎太夫人自太僕公曰吾季女自秦龍槐公曰



吾冢婦文學爲徵仕公次子嗣於龍槐筐筥錡釜  
實先族人諸姑伯姊視我婦禮太夫人之處此也  
蓋難太夫人歸秦氏時龍槐公已前死新遭談孺  
人喪踰年而成禮又以哭徵仕公壘而當戶用佐  
哀泣一年之中兩見素冠太夫人不旣臧已乎旣  
而視服膳迎顏旨婉婉聽順以事吳孺人陳太孺  
人曰吾遭二喪而事一姑其敢弗力吾不獲行冢  
婦禮而行冢孫婦禮猶余幸也已文學公好書多  
雅游皆海內知名一太夫人爲脩艇具議酒食佐  
讀不輒書皆諳訓通大義相論難顧文學公體素  
羸不勝其志氣嘗勸以毋汲汲太自苦文學公好  
施不問貲算輒爲治絲穀計生產給衆指執作曰  
吾教儉且佐治也已文學公中奪夫人傷之垂絕  
欲以死殉復重自抑以撫藐孤訖於成立服無華  
髭無飾發言則涕曰汝父無年嗛於一第汝其無  
荒於業以繼汝父之志乎庚午大音舉於鄉越六  
年成進士得官清江而太夫人已前歿嗟乎何太  
君之集於荼蓼也太君以名公卿女入門下車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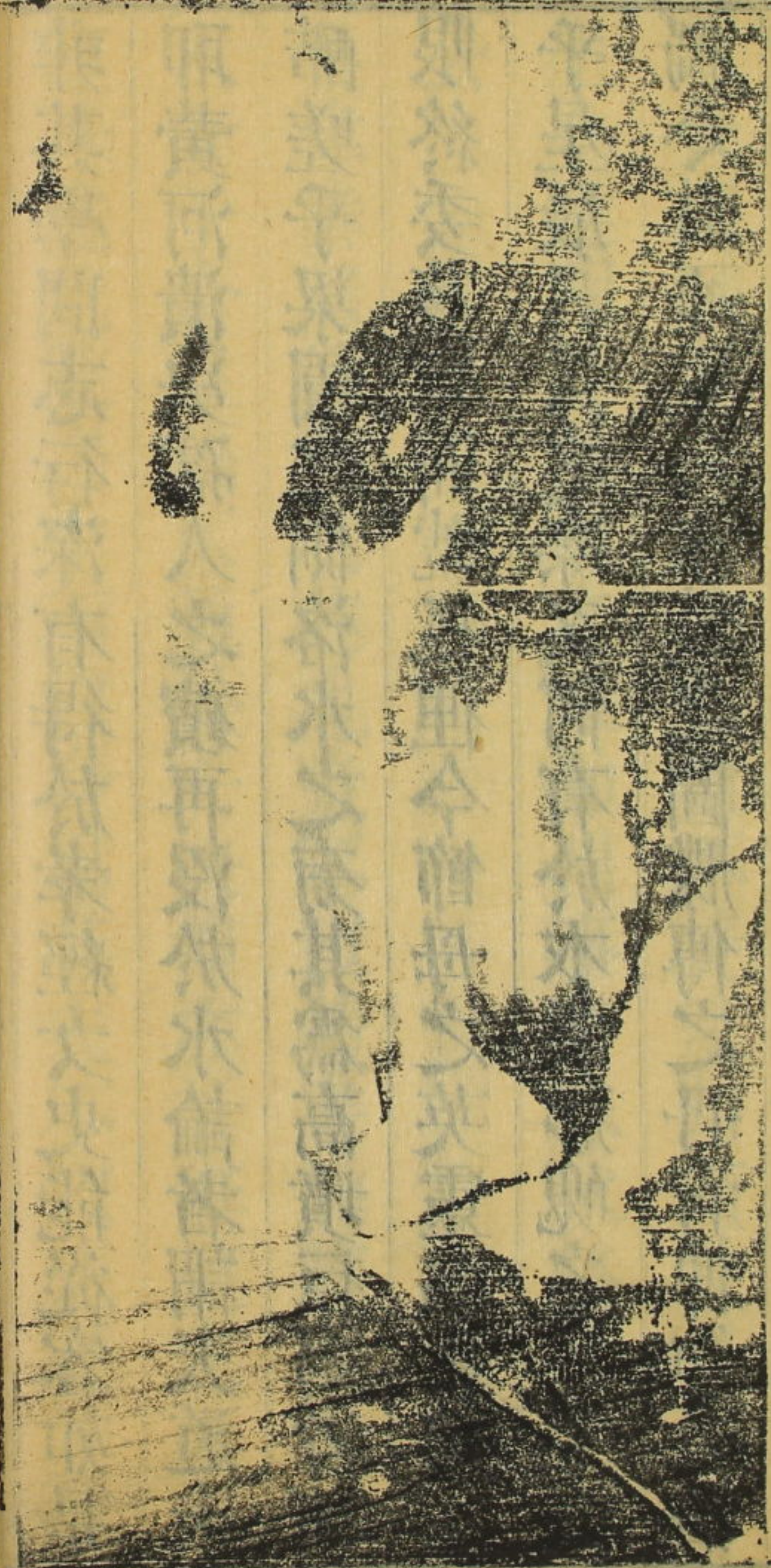
位縞泣一年而哭談孺人又一年而哭徵仕公又  
四年而哭陳太孺人又九年而哭吳孺人文學公  
棘人樂樂夫婦未嘗見齒以至於亡焉文學公卽  
世太君以一婦人抱弱子長者數歲少者不過五  
月煢煢二十餘年始得大音之一遇又不二年而  
卒不見其成進士嗚呼憂樂之際何其遠哉太君  
爲女者十五年爲婦者十六年爲母者二十六年  
其爲女也柔懿爲則其爲婦也貞順有禮其爲母  
也敬儉弗忘語曰斥鹵無松柏又曰雲出於山而  
雨其山大音之恂恂忠孝非有得母氏之教乎噫  
是可紀也已

湯節母趙氏傳

節母趙姓河南睢州人其先許昌徙也世爲望族年十八歸同邑文學湯君諱祖契字孝先其子今爲國史院簡討諱斌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者也湯於睢陽亦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僉事自孝先以上三世用儒術聞矣孝先之父曰疊齋居家有禮法孺人醮而廟見疊齋喜曰此必爲賢婦興吾家疊齋嘗大病孺人調匕箸奉湯藥偕孝先侍疾者四十日疊齋疾少間見其孫立於

旁手摩顙頂淚泫然承睫曰吾子孝新婦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乎吾老不及見矣壘齋歿舍歛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紉附身附棺應手立辦親黨相顧而驚微孺人不能以喪也歲大稔家益以貧落傅玘之飾鬻既盡則蠶績繼之堂上餽飽脩澆弗缺於供私則嚙藜藿食糠覈勿使姑聞篝燈機杼課簡討以夜讀燭不至則誦古書俾闇而記之略上口乃止蓋孺人少習孝經列女傳識其大義居常以訓飭子女欲親見諸躬行故其事舅姑服勞無倦臨患難志意較然不挫所守誠天性然也河南方亂旱蝗不止孺人憂之爲長女營嫁簡討未應婚也則又爲營婚慨然謂孝先曰吾一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或問以身謀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旁邑皆陷孺人閑定如平時戒左右莫驚吾始也先是簡討讀書北恒山之麓事急馳歸守陴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孺人來則俱死無益不可令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旣破孝先負其母竄蘆茨中懂而後免孺人召

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日義無全理  
且以姑老不得終事爲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  
於井皆井也家人縊而出之賊尋至環以白刃孺  
人大罵賊刃交於胸嘆血不撓及旬而斂尸僵如  
生今建祠於故居之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  
云  
吳偉業曰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  
人女子倉皇偪仄勇於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  
節母處危亂之中不以身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  
非其學問志行深有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  
耶黃河潰決孺人之殯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  
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旁其爲高墳巨碣者何  
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之英靈昭爽翱翔  
乎星辰日月之際又何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  
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  
爲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  
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攷  
焉



汪處士傳

汪處士鳳齡字儀卿別字思穎其先出唐越國公  
華之後越國數十傳為時揚公世居徽之唐模村  
當趙宋之季時揚以孝聞由唐模徙巖鎮是為巖  
鎮汪氏時揚有十子其第四子允亮又十餘傳而  
得君君生而姿貌穎異目睛爛爛燭人始在髫髻  
不苟嬉弄凝重如成人六歲出就外傳疆記雜誦  
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為文袞袞不能自休  
時師避席畏之曰非某所能教也既長試有司輒

不利或有勸之者曰丈夫拔足阡陌之中乘堅驅  
良足以爲豪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用  
此咕嗶者爲君慨然歎息曰吾新安非徽國文公  
父母之邦乎今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儒之解  
詁具在奈何而不悅學乎且吾汪氏仕而顯賈而  
羸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貴堙滅不稱何如吾爲一  
卷師而以兔園終老也聞者貽聘以去久之歛有  
大中丞方公者聘請高行爲弟子師里塾之士自  
銜鬻者以十數方公獨以望實細推擇曰必汪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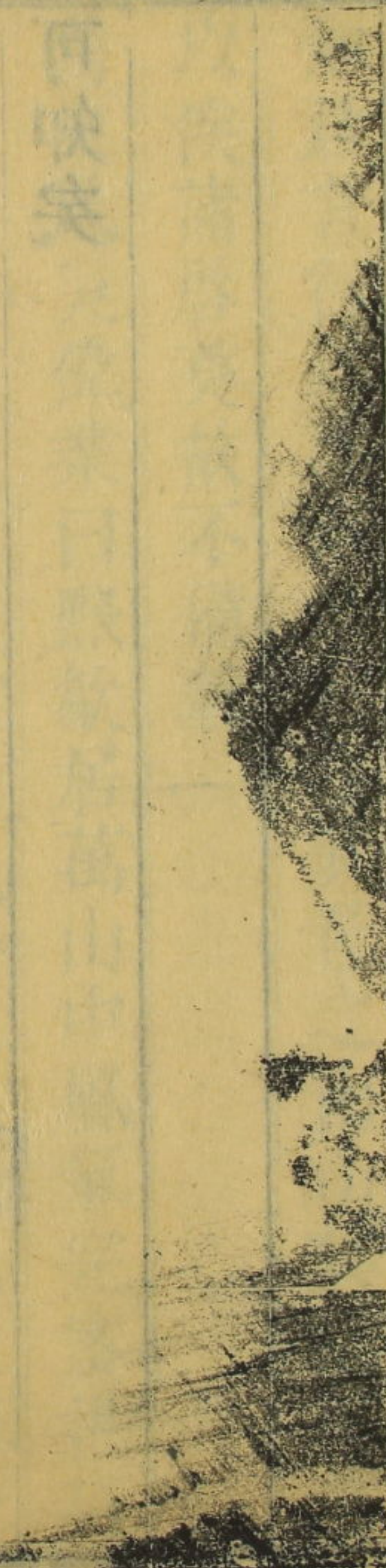
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命其子若弟脩  
北面之禮鄉人聚觀詫指曰吾今日始知學之爲  
益矣君爲人性至孝再刲股以療其親疾居喪哀  
毀幾致滅性御史張公慎學行部至新安州郡上  
其事命大書孝行著棹楔以旌之邑宰聘飲于鄉  
復加崇獎君嘗謂人曰世謂儒者有名無情不足  
乎緩急此腐生孤陋者所爲非所以繫吾道也夫  
君子先人後己重義輕利詎肯於死生然諾有二  
其心哉當明之末造新安穀嗛人饑君推其資計

賑贍里閭人有急難叩門傾囊倒庋應之惟恐不足甚至舉倍稱之息爲人解對後雖掉臂負之弗恤也新安之俗好以纖介自言鄰比漚麻之爭兄弟原田之訟經年所不能決君出一言爲之平處退而皆服居嘗引諸生讐問經義有暇則東阡西陌親友過從數舉長者之言提耳訓告其有懷詐面謾輒質責譙讓俾無所容性高整雖妻子不見有燕惰之色居處服飾務惇儉樸以爲特世先里人伏臘置酒三爵之後以巖見憚少長無敢載號

載嗽者咸相謂曰汪君在坐使人不樂不見又從而思之其取重若此初越國公以九子散居六邑其著者曰宛山邑南曰桃溪萬安曰登源大畝西門潛口黃坡無慮數十大族君皆能條舉校數分其所自出而於巖鎮則婚必告喪必賻祭享必會修收族之道焉有八子多以孝謹起家篤修行誼君教之曰陶朱公之傳不云乎年衰老而聽子孫吾以隱居廢治生諸子有志於四方甚善但能禮義自將不媿於儒術吾願足矣君生於萬曆癸巳



年正月初五日卒于康熙丁未年臘月二十八日  
享年七十有五八子者秉乾秉中秉和秉厚秉星  
秉亮秉光秉貞皆克遵遺訓而秉乾僑寓吾州故  
知君言行爲詳君故宮在其邑之南山其誌碣將  
以俟諸啓奠故不備載  
舊史氏吳偉業曰黜歛居萬山中風氣完密世稱  
多篤厚長者當前朝成弘之時篁墩程先生好論  
次其鄉人之可傳者以告世如孝義汪處士思義  
汪義士中和此兩君者苟以人獨行傳則良史所  
必採焉今思穎汪君先後一揆何汪氏之多賢哉  
往余在京師知方中丞護巖關其門下多文武智  
計之士迺爲子弟擇師得汪君由此觀之卽汪君  
可知矣



梅村集卷第三十九

書 銘 贊

答撫臺開劉河書

伏惟老公祖台臺上籌 國計下軫民生以水利  
 為東南命脈慨然經畫復三江之故道定萬世之  
 長策不遺葑菲俯詢芻蕘教下郡國士民相賀以  
 為此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而東南之民休  
 養生息之道當於是而始然而手書之下問者半  
 月於茲矣生等不敢遽對則以興大役動大眾必

榑木集三十一  
詳稽典故苟諮父老察其形勢參之人情俾其功必成而無悔其事有利而無患然後敢以書獻生等婁人也於劉河事爲近輒掇其大略惟老公祖裁擇焉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婁江東江也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爲歸也案令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夫淞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者則以三江所受之水非一郡之水而三江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劉河塞矣太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爲石圃焦土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爲尤切然兩邑之所資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宣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有百倍於灌溉者不可不察也今卽以崑山常熟之近者觀之其田瀦爲巨浸以彼隄堰圩埠之防非不力也塘浦涇瀝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以劉河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於此也前此冬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一年旱一年水今

松本集三十一  
連年大水矣湖沈溪泖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  
得已廼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  
一澤腹太滿挾五六月之淫潦衝嚙奔潰而去壞  
廬舍殺人民當有甚於今日者則漕賦於何而出  
民生於何而救故劉河之應開所當大聲疾呼不  
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以開之之道其難有五  
而小者不與焉一曰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  
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  
臆度也 國家以東南財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

截部餉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爲生民  
不世之績此在 朝廷之仁恩公卿大臣之謀畫  
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而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  
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扞格不通必其頸目手  
足聯絡呼應而疾乃可治顧人情各私其已而又  
各爲其鄉今以崑山常熟之人督以治河其田之  
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我田  
在水底尚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  
此况於嘉湖之三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覩

櫟木集三十三  
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覩治河之利則苟非并心合力其功何由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然則爲此者惟有於紛紜異論怨咨交作之際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費集而事易辦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日度工夫地方興一大役須其工力寬然有餘俾公私煩費咸出其中而事乃可就非可據尋丈之溝約其分寸層累而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算之劉河七十五里里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

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爲率今縱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是十三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乃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乃有陰沙往者萬曆中浙西袁了凡先生曾過而嘆曰獼猴生舌劉河必沒不三十年此爲平陸矣其言至今日已大驗令河通而沙尚爲之梗則渾潮之入者退必緩弱淤泥不去河卽旋塞耳如欲疏而去之則必

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齒櫛爬澇掃隨風潮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岸其事又至重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日派夫約略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方分段之例以十里分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算之其廣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百方則四萬五百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算

一月之中若開十里則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岸有夫椿壩有夫搭廠主爨有夫一切轉移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沿河之地至境塙也其農民多逃散其屋舍多傾圮一旦聚幾萬人於其間商賈不通物價騰踴將何以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爲之主糶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派夫之難也一日銷田向者以河爲田而其民已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爲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利則謂之何曰否否凡民之有蘆蕩

者必其有老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惜此塗蕩哉則又有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曰蘆稅之爲民害在兩邑甚大也其兩邑之稅收之公家又甚少也且國家苟興此役當捐數十萬金爲之以爲不大費者不大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胥吏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重糧矣不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

捐之稅有暫免之租夫永捐者河身開去之田所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壞田也多矣卽岡身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鋤鉅纜堪播種故其地可以輕糧不可以重糧也卽輕糧可徵之三四年以後不可徵之三四年以前者也其預爲講求不可不定也故曰銷田之難也一曰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而其區民之情玩者丞尉之貪墨者尚有賣段緩挑之弊胥吏

之暴橫者尚有需索科擾之弊而況於劉河乎故爲之算土以正其界爲之立長以總其成爲之編號椿以量其淺深爲之打水線以平其濶狹爲之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爲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法如是備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恐以爲驛騷也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恐以爲冒破也故曰定法之難也然則治河如其難乎曰非也天下之事圖其難者於始收其易者於終祖臺漸摩愛育之德浹洽於

生民而精明強固之治鼓舞乎羣吏合是五者論之其所謂度工派夫銷田定法者一指顧而有餘所難者不過議費耳今 朝廷發政施仁 詔書頻下海內喁喁黃童白叟皆引領而望以爲可旦晚太平夫東南係天下之命而劉河又係東南之命 當宁籌之熟矣祖臺朝拜疏而夕報可也又何患六郡之人不踴躍恐後哉生等俟河工告成之日當磨巨石立之海上以昭 國家之恩德且垂祖臺之功於萬世生等其與有榮焉



致雲間同社諸子書

偉業頓首世事隔濶書問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  
好集南皮之冠蓋傾北海之樽罍欣此良辰幸陪  
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謝知交方鑿坏而閉門將  
離羣而索處豈可玷名品藻濫跡追隨敢布短絨  
聊抒積愆夫張茂先名德至重羽翼六經陳元龍  
才氣無雙搜揚百代十年師友兩地人文壇玷斯  
存典刑具在漢室雖遷猶識鄭玄之子弟蕭梁已  
往尚留任昉之故人學擅淵源才經成就即使門

戶凋零有同袁粲身名隱約不異揚雄而華轂之  
彥過白屋以下車蘭臺之英見布衣而握手道在  
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曠代逸羣後來特達少年遇  
亂總角知名仲宣既才動中郎子瞻且文齊永叔  
嘗與耆舊共推此生庶幾聲華總歸吾輩焉能置  
璠璵而弗寶棄騏驥而別乘哉况乎器識乃人倫  
所重而道義則友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風裁朗  
拔方騰茂實雅負重名而能後已先人推賢樂善  
黃叔度汪洋莫及庶幾近之樂彥輔恬雅不羣於

今復見於是積學通儒高才貴胄共相欽挹咸許  
襟期慨自雅道陵遲名流零落何圖今日再遇此  
賢有大道爲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誼誓諸儼日  
往蒞駢旄而其間有僑扎班荆蕭朱刎頸偶因汝  
穎之辨幾致洛蜀之爭勉進苦言同歸舊好夫意  
氣總千秋共許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旣彼此齊  
驅今豈後先分軟願披悃愾盡釋猜嫌從此同心  
永消浮論此偉業翹首而觀聳心而聽者也諸君  
子以二陸名邦三江重望遠則野王讀書之處遺

跡風流近則海叟避跡之鄉名賢唱和主持大雅  
獎識同人結集篇章勒成卷軸九峰之月觀風亭  
賞心樂事三泖之蓴羹鱸膾旨酒嘉賓真昇平之  
勝集江左之巨觀矣偉業因風溯德臨紙懷人書  
不盡言可勝翹企

致孚社諸子書

偉業聞之天下才行器識之士其生同時學同方  
而比肩接踵於里閭族黨之間者其合志共術不  
問而知者也其有生同時學同方而相去或千里  
或五百里書幣之贈遺冠蓋之接見非有徵會期  
令可召而至也而近者雲合遠者聲應車馬滿道  
屣屐到門結縞紵之歡置文酒之會果何道而致  
然耶要亦因乎其地與其時而已今海內方定兵  
革已息而求之九州之內有方千里之境其士人

習詩書其小民力耕作烟火晏然無鳴吠之警者  
未有如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者也屬當 國家右  
文之治繇制藝取進者旣自力於功名之途而故  
老遺黎優游寬大亦得以攷故實而徵文獻蓋地  
之晏安而時之極盛可謂兼之矣諸君子之爲斯  
社所以樂昇平之化而潤色其鴻庥也豈不美哉  
偉業雖窮老海濱幸不爲名賢所棄敢不樂觀其  
成而病疹忽作逡巡不前恐仰負同盟諸公見顧  
之重故敢以書獻竊以士君子之爲學將射策決  
科取世資而致大位耶抑修明先王之教而學爲  
聖人之徒也夫誠射策決科則從事一卷之師不  
出堂戶之內爲術足矣今諸君子溯江涉湖戒舟  
楫齋餼糧不避風雨重趼而至者庶幾求英博卓  
犖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輸寫腹心講求德業則其  
論文取友之道未可一二盡也一日審學術自黃  
潛柳貫以經術倡起發學而宋公濂用其師說首  
開一代之文治後二百餘年鉅公碩儒後先輩出  
終未有駕文憲而出其上者蓋窮經適用甚矣實

學之難也偉業嘗親見西銘先師手抄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矣今諸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袤而補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一日持品節先達如山陰樵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遭患

變風霜不改今 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持名教風勵人倫吾黨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之義所謂品節之宜持者此也一日攷文藝弇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還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弇州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元大曆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學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昆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衆長而掩前哲

其在虞山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  
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攷者此  
也一日化意見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達  
者門戶之分始於講學而終於立社其於人心世  
道有裨者實賴江南兩浙十數大賢以身持之其  
後黨禍之成攻訐者固敢爲小人而依附者亦未  
盡君子主其事者不得不返而自咎也夫盛者必  
衰盈者必昃苟於始事之初不能盡化同異則開  
端造隙何以持其後乎所願老成者援接英能繼

起者搜揚耆碩或彼讚而此歎或前推而後挽勿  
以窮達而異轍勿以夷險而易心勿以門地自許  
而啓其驕矜勿以語言薄故而生其交構所謂意  
見之當化者此也偉業樸遯謫陋垂老無成實不  
足仰叅末論祇以世故推遷早聞道於先生長者  
故敢竊其緒言用陳悞悞諸君子廣識博聞其必  
有以教我俾開其矇而震其聵則偉業雖未接塵  
而語固已處壇坫之下托交款之末矣

與宋尚木論詩書

偉業頓首尚木兄足下捧讀來問極論作詩之法  
上溯四始旁究六代貫穿三唐搜揚二季追國初  
之元音還盛明乎大雅其於詩也可謂美且備矣  
弟何人斯敢置一喙耶弟材力寒薄於此道未有  
証入自陳李云亡知交寥落君家兄弟謬愛遂使  
弟受過差之譚要之古人不能庶幾萬一夫詩之  
工拙弟自知之恨其學之未能方欲捐棄筆墨屏  
蹟乎深山無人之境原本造化窮極物理以幾幸





辨突竟陵以為名高以彼虛橋之氣浮游之響不  
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以為竟陵之所乘如響則  
紛糾雜揉後生小子耳目熒亂不復考古也此源  
流正始元聲將墜於地噫嘻不大可慮哉雖然此  
二說者今之大人先生有盡舉而廢之者矣然廢  
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則又非也古樂之失傳  
也撞萬石之鐘懸靈鼉之鼓莫知其節奏繁箏哀  
笛靡靡之響又不足以聽也乃為田夫發婦操作  
而歌吳歌則審音者將賞之乎且人有見乎

壁識其瑕類必不以之易束帛者以束帛非其倫  
也今夫鴻儒偉人名章鉅什為世所流傳者其價  
非特千金之璧也苟有瑕類與眾見之足矣折而  
毀之抵而棄之必欲使之磨滅而游夫之口號画  
客之題詞香奩白社之遺句反以僻陋故存且從  
而為之說曰此天真爛熳非猶夫剽竊摹擬者之  
所為夫剽竊摹擬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爛熳者插  
齒牙搖唇吻鬪捷為工取快目前焉爾原其心未  
嘗以之誇當時而垂後世乃後之人過從而推高

之相如之詞賦子雲之筆札以覆酒甌而淳于髡  
郭舍人詼諧啁笑之辭欲駕而出乎其上有是理  
哉然則爲詩之道何如曰亦取其中焉而已闕宮  
之章清廟之作被之管絃施諸韶箎者固不得與  
兕且之楚人采蘋之婦女同日而論孔子刪詩輒  
並舉而存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  
俗之遷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  
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  
求也又何取乎訾人專已喋喋而咕咕哉足下天  
才橫發鴻富典贍楚鴻河宗子壽兄弟又繼起而  
似續之宋氏之書以懸國門而登明堂非弟之謏  
薄愚陋所能拜下風者也蒙手書下及旣爲選定  
足下之詩輒復陳其率略惟足下更有以教之幸  
甚

興福寺鐵爐銘

州城之西興福禪寺者 光宗皇帝在東朝時所  
賜建也今三十餘年矣邑賴其利年穀以時士庶  
又安兵革勿擾迺作為鐵爐答焉時山海梗闕鐵  
官勿效釜錡錢鏹貴同黃鐘而冶人告功民樂其  
事以著國典則永且固以報佛恩則深以廣以保  
民生奠土域則凝重安定用垂萬禩於勿壞州人  
吳偉業為之銘曰  
天地久金火守音中宮量中豆非刑鼎非銘尙雲

雷從魑魅走侈其腹舛其口蹲熊跔旋螭首鍍醜  
烹及折鬪造諸業空所有負大海包具藪壓鯨鯢  
不得吼月丙子歲己丑列斯銘示不朽

梅村集卷四十

雜著

祭仲論

竹林之論祭仲也曰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  
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逢丑父措其君  
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  
夫仲祭邑之封人也為公娶鄧曼生昭公而有寵  
失正甚矣君薨太子立國人未附仲為鄭國而往  
省於留之鄙邑又不戒備而見執於宋為仲者死

之已耳公羊傳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亾夫鄭昭公之爲公子也敗北戎之師獲其二帥  
大良小良甲首三百宋人豈昭公敵哉其失國出  
奔繇乎祭仲也祭仲相先公執其國柄自左右親  
近以及管庫之士皆仲黨也祭仲以爲君則君而  
已矣祭仲以爲讐則仇而已矣昭公卽位之日淺  
雍姑在內祭仲在外可奈何使祭仲見執辭以必  
死宋人挾厲公而求入焉國人憤祭仲之執則讐  
厲公吾未見宋人之師得焚渠門而入大達也君

何以必死國何以必亡祭仲不死突入忽出終至  
兄弟分國魯宋稱兵君幾以死而國幾以亡者祭  
仲之爲也然則仲舒以爲知權者何仲舒親見高  
后之世平勃以知免如公羊所言少遼緩之則少  
帝可故廢而代王可故立夫平勃亦幸成功耳假  
令少帝如子突有臣如雍糾絳侯能縮皇帝壘授  
之代王哉王僧辯奉淵明而廢方智當是時齊人  
克東關矣梁之從齊社稷之故也而陳霸先因之  
以爲國禍君子以罪僧辯若祭仲又何以處之哉

逢丑父死以免君而見非祭仲生以逐君而見賢  
是春秋教亂之書也甚矣其謬也

伍胥復讐論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  
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  
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  
臣爲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  
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  
以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  
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  
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

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于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爲闔閭闔閭欲爲興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謀彊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邲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忤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

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於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益欲借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忘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卽其所以爲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槩反

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者智者也被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僂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爲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其襄之廟收先王之

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汗漚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無極殺伍胥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



瓦若也而謂子胥爲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  
鄭也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  
冤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也君子固以復讐許  
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旣入則楚  
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爲雖遇  
昭王猶將爲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  
之壘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爲  
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  
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  
胥之復讐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  
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  
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爲人臣者不  
知春秋則有昧於復讐之義者矣吾故辨子胥之  
事以正告之焉

尹氏論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君氏聲子  
 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世卿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夫  
 隱生稱公死稱薨其攝位無明文歐陽修疑之胡  
 居乎不備禮於其母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隱稱  
 公而母不稱夫人隱公順其死父而欺其生母哉  
 且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曰隱  
 之母也穀梁曰隱之妻也夫使為母隱無二母也  
 其為隱之妻則母稱卒妻稱薨母稱氏妻稱夫人

隱之大罪也春秋何以不書不書何以示訓左氏無傳杜氏曰此仲子也桓未爲君隱已爲君隱桓之君其爲尊卑也微桓未爲君而終爲君其母卒先稱夫人以權可也隱旣爲君而將不終爲君其母卒稱夫人以權亦可也故尹氏爲聲子非也其曰天子之大夫天子大夫尹氏吉甫後也吉甫有大功而賜氏族於周其後爲幽王三公以亂國政幽王之崩距平王庚戌崩五十餘歲此尹氏者吉甫之孫師尹之子也其爲師尹之子名滅爵絕不

可以世其爲吉甫之孫功在王室不可以不世春秋世卿則饑之常武之勳其謂何而忘之也曰春秋之責尹氏世執朝政爲周亂階夫有甚甚之辭焉如是則必尹氏之族絕於隱三年之夏五月春秋告天王之寧而書之曰亂人亡矣亂人亡矣迺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氏令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前此有

卿後此有卿此一卿者弗稱王命弗亂王室何獨取載於春秋也夫上書三月庚戌天王崩下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天王實以壬戌崩其去辛卯三十日爾春秋之義王后崩太子卒不赴則不書夫天崩地坼新王在疚東方之諸侯魯姑息實不至而復以一上大夫卒遣王人以赴告乎然則尹氏何居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以尹氏歸而立其主註曰尹氏鄭大夫也公立而尹氏未

有爵命疑其人以身爲鄭臣保鄰國之公子而越在魯境公立之後耻邀天之功而受魯爵老而不仕以爲高於魯不惡於鄭其卒也公應臨其喪史臣書日以重之其例爲內大夫則非內大夫也例爲外大夫則外大夫不書卒且不終於鄭書鄭非所以爲訓也故去爵書氏示不臣報有功爾

書宋九青逸事

九青長予二歲予以二十三舉進士九青用計吏  
選天下最入吏垣距其通籍之歲已六年又五年  
九青以刑右給事副予使楚兩人相得甚蓋其時  
天下已多事楚日岌岌而武昌阻大江固無恙楚  
之賢士大夫爲魚山熊公澹石鄭公乃九青同年  
生又皆吏於吾土聞兩人之至也拏舟來酌酒江  
樓敘述往昔商較文史夜半耳熱談天下事流涕  
縱橫兩公用言事得罪流離放廢又家在湖北日

逼狂寇坎壈無聊生澹石自云止一愛妾已死所  
著書輒不就魚山欲逃諸老佛無當世意矣九青  
激昂大節無愧兩公而官塗日進家室復完尊人  
僉憲公家居二十年得旨起用長兄爲金壇令舉  
治行第一宗族子弟通長安籍者復十數人九青  
姿望吐納天下無二通經術能文章其五言最工  
章奏亦詳雅自云僉憲公夢李北地生其家而得  
九青予笑謂才地去卿差近名位殆復過之也性  
強敏有大度其令杞縣也定兩大亂折數十疑獄

在垣中朝廷大事輒片言裁之聞者咸服顧不悻  
悻賈直爲名高以此不受當世齷齪而海內言事  
失職之徒好引九青以爲重九青亦汲汲勿倦也  
與人交能急患難有終始其在武昌也以魚山澹  
石遠而過我乃紆道數百里升堂拜母大捐橐中  
金爲壽而後去當是時江南告訐日起九青所與  
交如金沙婁東吳門雲間諸子岌岌不自保皆曰  
九青必用九青用吾徒老丘壑無慮也卽九青亦  
雅自負云顧視天下亂甚常謀於予謂江南可以

圖全廼爲僉憲公請補蘇松兵備而九青以冊使便道來省其親與諸同志游過白門賣田宅以去金壇公用是年候考長安中遭疾暴卒九青入京哭其兄喪未幾二子俱以痘殤嗟乎九青自少爲進士未嘗一日有所摧挫至是乃忽忽不樂無復武昌江樓笑語時矣顧九青官日遷其去大用也日近得旨廷推旦夕備閣臣而驟逢上怒並下於理以譴歸會僉憲公喪未葬而山東被兵傍躡東萊九青率家人登陴守城陷不屈死嫂夫人亦

死宗人殲焉未一歲京師失守武昌前此已大亂魚山澹石避賊東下與予遇於南中談九青則相顧流涕有人從北來者輒詢宋氏存亡道路隔絕流離接踵蓋亦不可知已如是又五年東萊周公填撫吾吳言九青尚有子以在襁褓得脫周公之出也過其家則已勝衣趨拜矣夫九青爲司農卿年未四十父子兄弟夾道鳴騶賓客故吏滿天下寧自料禍難一朝至此及乎身死家滅一門數十喪骸骨撐距又誰知漏刃有三尺之孤哉魚山澹

石聞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也

跋王文肅公闕牘

吾州爲少保王文肅公故里其生平手蹟丹鉛上下尺素往來巾箱萬言赫蹏數字人皆藏度以爲榮而南宮首舉之故牘最後始出公之孫烟客奉常亂後以數百千易諸老兵之手後生末學得端拜而諦觀焉偉業少時謁公祠堂見有觚稜重屋竦臨除道者爲御書樓知公以元臣蒙眷神宗顯皇帝諮諏政事慰勞興居親灑宸翰以賜故相家尊而奉之天章五色日月昭而星雲爛焉神



祖性好書文華講幄首以學二帝三王大經大法  
題諸戶牖字畫徑寸波磔天成館閣老臣曾經侍  
從者仰觀謨訓追話熙隆爲之肅容嘆息文肅明  
農七十杜門却掃人稱其晨起焚香綈几臨摹黃  
庭一再過在政地郊廟大文皆出其手處兩宮之  
際擁護東朝皂囊削藁藏諸金匱石室多史冊之  
所不載卽此卷爲公車拜獻鎖院風簷之所就至  
今想像其臨文下筆有穆然忠孝之思五十年訐  
謨定命早已發端於此固不止專門名家大科文

字重洛肆而貴雞林也嗚呼君臣一德之會豈不  
盛哉奉常請宗伯錢先生牧齋爲文特書之矣其  
所以屬偉業則又以同里科名相亞宜附姓氏於  
末簡偉業謏劣愧於公無能爲役猶憶初塵榜墨  
主者錄首義進御 思陵覽至終篇而善之草茅  
少賤經術淺薄乃荷天語褒嘉登諸大雅士感知  
已况在至尊嗟乎自喪亂以來劫灰煨燼進士題  
名之碣類以填馬通而措春杵况於春官所藏殘  
篇斷楮其復有存焉者乎文肅獨以百年遺草與

景鐘栴鼎歸然其並時是不厯勳名建樹之不同  
卽文章翰墨或存或否亦有物以司之不可得而  
強也奉常自言少侍其祖見此卷向云留嚴文靖  
所迄今六十年不知何以復出世之盛也名德相  
望好事收藏趙璧楚弓隱見於甘盤伊陟世族卿  
宗爲之捧持愛護王氏子孫摩挲舊物其感三朝  
知顧之隆垂金石而不朽者亦深且遠矣偉業因  
備著其事隨宗伯後書之冊授奉常俾以傳諸其  
家

題龔司李虞山画册

異時爲李官者挈凡舉要以察羣吏之得失舍此  
非其任也故能以閒暇訪所過山川收其圖籍得  
風謠土俗之所宜以爲政助今也錢穀徵令一切  
委之以責其成靡事不爲日不暇給其有處繁劇  
而治以簡易出於簿書期會之外恢乎其有餘者  
詎不謂之賢哉語曰夫唯大雅卓然不羣若樵李  
龔公之蒞吾吳斯近之矣吾吳屬城海虞山水爲  
尤勝公嘗行部過虞虞人德之盡圖其所游歷而

系之以詩屬偉業書其首簡夫虞山墮山也峰巒澗壑楓栴松檜之奇載諸圖經而巫臣太公虞仲言偃爲先聖前賢之遺跡其次則昭明之於文張顛之於書黃公望之於画文采風流雖奕世猶可想見况乎拂水之下東臯之傍其臺榭陂池車馬賓客之盛吾與公所親見者今已不可復作惟文章風節之巋然者長與此山垂天壤而同斂嗟乎士君子服官行政可不興懷於後世之名哉邑之東北被海有故淮張時所置舊壘而白茆爲周文

襄海忠介之所疏鑿其故道已湮沒不存嘗試與公登高四望彼夫廬舍旣已空陂渠旣已涸津亭戍鼓之間作而哀雁跋羊村烟堠火時影現於雲霞草樹之際其民之負擔而疾馳扶杖而暫憩若皆有遑遑焉不得已者又孰從而圖之乎自古達人君子惓惓於宦歷之山川良思嘉惠於土之人故流連而不能已也若夫執掌而來傳舍而去問以某山某水而有不知彼自以勤於官矣獨不念江山景物之清冷而韶麗者尚不能使之宥然自

失以暫移其須臾之好又何有於疋痢疲瘵之斯民乃肯從而念之而愛之也耶噫嘻若龔公者斯可以風已抑吾思夫山簡之襄陽王右軍之會稽居其位不得行其志習池蘭亭登臨興慨爲詩文以發之然則龔公之撫是編而沉吟者其愛利吾人之志果得而盡行之乎此廼圖之所不能載而詩之所不能傳者也余知公者於是乎言焉

葉公傳

葉爲楚同姓其先令尹子高食采南陽之葉娶於鬬生子以是年獲白公勝子高曰吾聞克敵以示有功因以勝名之子孫居宛葉之間皆勝後也南陽善賈習治生葉爲豪宗顧好嬉戲蒲博又因母家鬬氏虎所乳以生負其氣橫行里中南陽人苦之楚滅漢有天下求子高之後復舊封降爵爲子武帝好方技而葉子之友韋氏國氏壺氏各以藝進韋好談縱橫知兵官至大中正而國與壺特待

詔爲上所嬉弄然數召見得幸而葉不顯西晉時有善丹青者過洛陽見通人達官湛酒於酒裸身散髮箕踞絕叫心好之歸而寫其形貌以爲笑樂後人習其傳世監南陽酒稅元至正中有蟲食於子高廟槐之葉文爲錢刀大小肉好纍纍若貫史蘇占之曰吉視其繇楚莊王元年諸侯來賀之卦也葉莊之昭也而滅於秦秦水德也今白晷微赤氣勃矣葉其興乎未幾果有兄弟數人卽山鑄銅致緡錢數百萬遵元制入財助軍命以官爲萬戶

千戶百戶懸金牌以領其衆旌旗尚赤占風角視旗所嚮以順者取勝其法用四十人爲率五分之而虛其一爲策應其四隊有長有貳而偏將軍百戶者置五花陣爲奇兵雖不勝其勞與克敵同賞凡用師之道有賞有罰有賀有弔有捉有放有比有滅而任用者曰馬曰槊馬以實營伍槊以驗鹵獲而功次則傳籌以爲記有不信請如誓書然自元季以來兄弟日尋攻伐其所謂百萬千萬者徒以空名相署置而已最後有葉公子者浪跡吳越

間吳越間推中人爲之主而招集其富家傾囊倒  
皮窮日并夜以爲高會入其坐者不復以少長貴  
賤爲齒公子性儇巧能伺人之意色爲向背其勢  
且盛者卽手中無所有骯骯遷就務有以順適其  
意勢且衰雖揣摩偶得必多方以誤之俟其大困  
然後誘以小喜示之不測終不能償所失亡然而  
人冀萬一不敢有以怨也久之宛葉盜起其魁曰  
獻曰闖公子之軍號適與之同有基之者曰公子  
雖楚人其徒皆山東輕俠亡命爲盜而降者耳宜  
勿與通公子曰不然吾之宗先朝有相國者與奄  
尹忤奄之私人取裨官家姓氏以指目善類凡百  
二十人爲黨錄而吾宗爲之魁無漏脫者余以其  
名雖不倫差勝於刑餘小人不足以爲辱故至今  
逡巡其號勿爲改聊以爲戲焉爾而諸君謂信有  
之乎且吾之道常以知足持重先負後尅顧根本  
而料折衝一損一益知進知退深有合於孫吳陶  
白之術若夫黠者以爲弊而愚者以爲貪強者以  
爲叫呶而怯者以爲猶豫風俗性情使然豈吾過

歟余見諸君過博進者家既不能揮斥金錢而所當之物日以苦惡無所用甚至以空文塞之令我負大信於主者而顧欲以妄言訾警我此不足與游趣駕去於是諸子聞之無不爽然自失也或曰鬪子文之後居燕趙間好博能鬪虎豹葉子將去而從之或曰公子散其伴侶兄弟五人作五章之歌仍逃於酒一者皆未可信後竟隱不見云

題織簾居唱和冊

少陵之於驥子義山之於袞師皆以愛子見諸篇什不徒王氏人人有集者足輝耀前後也當織簾先生窮經著書之日兩張公連床共几余亦得與研席今西銘南郭門戶凋落織簾以令嗣伊人表章先德索友人和其篇咏可以爲有子矣追念舊游能不慨然

題白醉樓讌集詩序後

余贈孫孝維詩有曲江花落悟浮名之句蓋指扶  
桑也吾友周孝逸歸自尚湖攜定遠肯堂介眉玉  
池伊人諸子唱和之作感舊論心纏綿惻愴予不  
勝天台赤城有故人之思矣其詩之工各有風格  
孝逸叙以傳之宜也

梅村集卷第四十 終

梅村集卷四 三十二



